

76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UG 11 1936

T 9100.3092



刻世範序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省稽堯典紀平章協和之烈必基於  
明德睦族大學論明新條目反復詳  
益而申重於修齊蓋機有相因故序  
不容紊聖賢垂範後世之旨豈不較  
然明著哉逮德下衰斯義晦蝕卽號  
稱卓犖之士亦多劬勤于治具而鹵

奔於身先响濡于民物而薄泉一宗  
鄙不自知其爲質置間有稍知斯義  
有又或鮮融朗之識豔委折之宜率  
阻語無所裨益其爲本亂而所厚者  
薄則均也又安望其勛業彪炳可庶  
幾帝王遺軌哉嗟嗟弊也久矣余司  
泉牖獲與

巡漕侍御守軒陳公接論弗逆一日  
出所藏宋袁君載世範視余余周翫  
迴環爲之擊節不寘大氏皆示人修  
齊架矧而其言則遡極經訓參酌物  
情要歸在于敦倫而善俗盖出于體  
驗之精閱歷之稔雖與內則諸篇並  
傳可也君載當朱張諸儒彰聞學

之際豈亦濡染而有得者耶陳公將  
重梓以廣其範迺屬序于余夫傳不  
云乎學猶樹藝然文章春華也行誼  
秋實也世之輦悅其詞焜耀簡牘者  
豈少哉然無關世教特花卉之炫目  
耳茲集傳使人端本善則爲用世權  
輿是茹人以實也其爲益可勝道哉

訓行擴充是則存乎人焉矣公禔躬  
訓家素準于古道故自爲邑令晉秉  
臺憲聲實爲世標表茲集業允蹈之  
矣而猶卷卷焉欲錫類于世推此志  
也其輔理啓心綏猷宣化庸詎俾平  
章協和之烈擅美往禊乎余敬拭目  
快睹之而且置茲集一通于座右所

父考鏡以自昂云

萬曆丁丑孟夏之吉池陽余毅中書

於汝署之靜思軒



世範序 終

陳眉公訂正世範卷之上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宋 三衢袁 采君載編

華亭陳繼儒仲醇 校

明 檇李李日華君實 校

睦親

人之至親莫過於父子兄弟而父子兄弟有不

和者父子或因於責善兄弟或因於爭財有

不因責善爭財而不和者世人見其不和或

就其中分別是非而莫明其由蓋人之性或寬緩或褊急或剛暴或柔懦或嚴重或輕薄或持檢或放縱或喜閒靜或喜紛拏或所見者小或所見者大所稟自是不同父必欲子之性合於已子之性未必然兄必欲弟之性合於已弟之性未必然其性不可得而合則其言行亦不可得而合此父子兄弟不和之根源也况凡臨事之際一以爲是一以爲非

一以爲當先一以爲當後一以爲宜急一以爲宜緩其不齊如此若互欲同於已必致於爭論爭論不勝至於再三至於十數則不和之情自茲而啓或至於終身失歡若悉悟此理爲父兄者通情於子弟而不責子弟之同於已爲子弟者仰承於父兄而不望父兄惟已之聽則處事之際必相和協無乖爭之患孔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

而不怨此聖人教人和家之要術也宜熟思之

人之父子或不思各盡其道而互相責備者尤啓不和之漸也若各能反思則無事矣爲父者曰吾今日爲人之父蓋前日嘗爲人之子矣凡吾前日事親之道每事盡善則爲子者得於見聞不待教詔而知做儻吾前日事親之道有所未善將以責其子得不有愧於心

爲子者曰吾今日爲人之子則他日亦當爲人之父今吾父之撫育我者如此畀付我者如此亦云厚矣他日吾之待其子不異於吾之父則可以俯仰無愧若或不及非惟有負於其子亦何顏以見其父然世之善爲人子者常善爲人父不能孝其親者常欲虐其子此無他賢者能自反則無往而不善不賢者不能自反爲人子則多怨爲人父則多暴然

則自反之說惟賢者可以言此

慈父固多敗子子孝而父或不察蓋中人之性  
遇強則避遇弱則肆父嚴而子知所畏則不  
敢爲非父寬則子玩易而恣其所行矣子之  
不肖父多優容子之愿慤父或責備之無已  
惟賢智之人卽無此患至於兄友而弟或不  
恭弟恭而兄或不友夫正而婦或不順婦順  
而夫或不正亦由此強卽彼弱此弱卽彼強

積漸而致之爲人父者能以他人之不肖子  
喻己子爲人子者能以他人之不賢父喻己  
父則父慈而子愈孝子孝而父益慈無偏勝  
之患矣至如兄弟夫婦亦各能以他人之不  
及者喻之則何患不友恭正順者哉

自古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  
不能皆令或夫流蕩或妻悍暴少有一家之  
中無此患者雖聖人亦無如之何譬如身有



瘡痍疢贅甚可惡不可決去。惟當寬懷處之。能知此理。則胷中泰然矣。古人所以謂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人所難言者如此。

子之於父。弟之於兄。猶卒伍之於將帥。胥吏之於官曹。奴婢之於雇主。不可相視如朋輩。事欲論曲直。若父兄言之。失顯然不可掩。子弟止可和顏幾諫。若以曲理而加之。子弟尤當順受而不當辯。為父兄者。又當自省。

人言居家久和者。本於能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多。其發也如洪流之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不置胷次。曰此其不思。爾曰此其無知。爾曰此其失悞。爾曰此其所見者。小爾曰此其利害。寧幾何不使之入於吾心。雖日犯我者。十數亦不至形於色。而見於色。然後見忍之

軍  
五  
功效爲甚。此所謂善處忍者。

骨肉之失歡有本於至微而終至不可解者止由失歡之後各自負氣不肯先下氣。尔朝夕羣居不能無相失相失之後有一人能先下氣與之話言則彼此酬復遂如平時矣。宜深思之。

與盛之家。長幼多和協。蓋所求皆遂無所爭也。破蕩之家。妻孥未嘗有過而家長每多責罵。

者衣食不給觸事不諧積忿無所發惟可施於妻孥之前而已。妻孥能知此則尤當奉承高年之人作事有如嬰孺喜得錢財微利喜受飲食果實小惠喜與孩童玩狎爲子弟者能知此而順適其意則盡其歡矣。

人之孝行根於誠篤雖繁文末節不至亦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嘗見世人有事親不務誠篤乃以聲音笑貌繆爲恭敬者其不爲天地鬼

神所誅則三矣况望其世世篤孝而門戶昌  
隆者乎苟能知此則自此而往應與物接皆  
不可不誠有識君子試以誠與不誠者較其  
久遠効驗孰多

人當嬰孺之時愛戀父母至切父母於其子嬰  
孺之時愛念尤厚撫育無所不至蓋由氣血  
初分相去未遠而嬰孺之聲音笑貌自能取  
愛於人亦造物者設爲自然之理使之生生

不窮雖飛走微物亦然方其子初脫胎卵之  
際乳飲哺啄必極其愛有傷其子則護之不  
顧其身然人於既長之後分稍嚴而情稍疎  
父母方求盡其慈子方求盡其孝飛走之屬  
稍長則母子不相識認此人之所以異於飛  
走也然父母於其子幼之時愛念撫育有不  
可以言盡者子雖終身承顏致養極盡孝道  
終不能報其少小愛念撫育之恩况孝道有

不盡者凡人之不能盡孝道者請觀人之撫  
育嬰孺其情愛如何終當自悟亦猶天地生  
育之道所以及人者至廣至大而人之回報  
天地者何在有對虛空焚香跪拜或召羽流  
齋醮上帝則以爲能報天地果足以報其萬  
分之一乎况又有怨咨於天地者皆不能反  
思之罪也

人之有子多於嬰孺之時愛忘其醜恣其所求  
恣其所爲無故叫號不知禁止而以罪保母  
凌轢同輩不知戒約而以咎他人或言其不  
然則曰小未可責日漸月漬養成其惡此父  
母曲愛之過也及其年齒漸長愛心漸疎微  
有疵失遂成憎怒撫其小疵以爲大惡如遇  
親故粧飾巧辭歷歷陳數斷然以大不孝之  
名加之而其子實無他罪此父母妄憎之過  
也愛憎之必多先於母氏其父若不知此理

則徇其母氏之說牢不可解爲父者須詳察此子幼必待以嚴子壯無薄其愛

人之有子須使有業貧賤而有業則不至於饑寒富貴而有業則不至於爲非凡富貴之子弟耽酒色好博奕異衣服飾輿馬與羣小爲伍以至破家者非其本心之不肖由無業以度日遂起爲非之心小人贊其爲非則有餽啜錢財之利常乘間而翼成之子弟痛宜

省悟

大抵富貴之家教子弟讀書固欲其取科第及深究聖賢言行之精微然命有窮達性有昏明不可責其必到尤不可因其不到而使之廢學蓋子弟知書自有所謂無用之用者存焉史傳載故事文集妙詞章與夫陰陽卜筮方技小說亦有可喜之談篇卷浩博非歲月可竟子弟朝夕於其間自有資益不暇他務又必有門舊業儒者相與往還談論何至飽

食終日無所用心而與小人爲非也

人有數子。飲食衣服之愛。不可不均。一長幼尊卑之分。不可不嚴。謹賢否是非之迹。不可不分別。幼而示之以均。一則長無爭財之患。幼而責之以嚴。謹則長無悖慢之患。幼而教之以是非。分別則長無爲惡之患。今人之於子喜者其愛厚而惡者其愛薄。初不均平。何以保其他。日無爭少。或犯長而長。或凌

少。初不訓責。何以保其他。日不悖賢者。或見惡而不肖者。或見愛。初不允當。何以保其他。日不爲惡。

人之兄弟不和。而至於破家者。或由於父母憎愛之偏。衣服飲食言語動靜。必厚於所愛而薄於所憎。見愛者意氣日橫。見憎者心不能平。積久之後。遂成深讐。所謂愛之適所以害之也。苟父母均其所愛。兄弟自相和睦。可以

兩全豈不甚善

父母見諸子中有獨貧者往往念之常加憐恤  
飲食衣服之分或有所偏私子之富者或有  
所獻則轉以與之此乃父母均一之心而子  
之富者或以爲怨此殆未之思也若使我貧  
父母必移此心於我矣

人於子孫雖見其作事多拂己意亦不可深憎  
之大抵所愛之子孫未必孝或早夭而暮年

依託及身後葬祭多是所憎之子孫其他骨  
肉皆然請以他人已驗之事觀之

同母之子而長者或爲父母所憎幼者或爲父  
母所愛此理殆不可曉竊嘗細思其由蓋人  
生一二歲舉動笑語自得人憐雖他人猶愛  
之况父母乎纔三四歲至五六歲恣性啼號  
多端乖劣或損動器用冒犯危險凡舉動言  
語皆人之所惡又多癡頑不受訓戒故雖父

母亦深惡之方其長者可惡之時正值幼者  
可愛之日父母移其愛長者之心而更愛幼  
者其憎愛之心從此而分遂成迤邐最幼者  
當可惡之時下無可愛之者父母愛無所移  
遂終愛之其勢或如此爲人子者當知父母  
愛之所在長者宜少讓幼者宜自抑爲父母  
者又須覺悟稍稍回轉不可任意而行使長  
者懷怨而幼者縱欲以致破家

父母於長子多不之愛而祖父母於長孫常極  
其愛此理亦不可曉豈亦由愛少而遷及耶  
凡人之子性行不相遠而有後母者獨不爲父  
所喜父無正室而有寵婢者亦然此固父之  
昵於私愛然爲子者要當一意承順則天理  
久而自協凡人之婦性行不相遠而有小姑  
者獨不爲舅姑所喜此固舅姑之愛偏然爲  
兒婦者要當一意承順則尊長久而自悟或



父或舅姑終於不察則爲子爲婦無可柰何  
加敬之外任之而已

兄弟子姪同居至於不和本非大有所爭由其  
中有一人設心不公爲已稍重雖是毫末必  
獨取於衆或衆有所分在已必欲多得其他  
心不能平遂啓爭端破蕩家產馴小得而致  
大患若知此理各懷公心取於私則皆取於  
私取於公則皆取於公衆有所分雖果實之

屬直不數錢亦必均平則亦何爭之有

兄弟子姪同居長者或恃其長凌轢卑幼專用  
其財自取溫飽因而成私簿書出入不令幼  
者預知幼者至不免饑寒必啓爭端或長者  
處事至公幼者不能承順盜取其財以爲不  
肖之資尤不能和若長者總提大綱幼者分  
幹細務長必幼謀幼必長聽各盡公心自然  
無爭

世範  
兄弟子姪貧富厚薄不同富者既懷獨善之心  
又多驕傲貧者不生自勉之心又多妬嫉此  
所以不和若富者時分惠其餘不恤其不知  
恩貧者知自有定分不望其必分惠則亦何  
爭之有

朝廷立法於分析一事非不委曲詳悉然有果  
是竊衆營私却於典買契中稱係妻財置到  
或詭名置產官中不能盡行根究又有果是

起於貧寒不因父祖資產自能奮立營置財  
業或雖有祖衆財產不因於衆別自殖立私  
財其同宗之人必求分析至於經縣經州經  
所在官府累年爭訟 各至破蕩而後

已若富者能反思果是因衆成私不分與貧  
者於心豈無所慊果是自置財產分與貧者  
明則爲高義幽則爲陰德又豈不勝於連年  
爭訟妨廢家務及資備裹糧資結証佐與囑

託吏胥賄賂官員之徒費耶。貧者亦宜自思  
彼實竊衆亦由辛苦營運以至增置豈可悉  
分有之况實彼之私財而吾欲受之寧不自  
愧苟能知此則所分雖微必無爭訟之費也  
人有兄弟子姪同居而私財獨厚慮有分析之  
患者則買金銀之屬而深藏之此爲大愚若  
以百千金銀計之用以買產歲收必十千十  
餘年後所謂百千者我已取之其分與者皆

其息也况百千又有息焉用以典質營運三  
年而其息一倍則所謂百千者我已取之其  
分與者皆其息也况又二年再倍不知其多  
少何爲而藏之篋笥不假此收息以利衆也  
余見世<sup>有人</sup>將私財假於衆使之營運於家久  
而止取其本者其家富厚均及兄弟子姪  
緜不絕此善處心之報也亦有竊盜衆財或  
寄妻家或寄內外姻親之家終爲其人用過

不敢取索及取索而不得者多矣亦有作妻  
家姻親之家置產爲其所掩有者多矣亦  
有作妻各置產身死而妻改嫁舉以自隨者  
亦多矣凡百君子幸詳鑒此止須存心

兄弟同居甲者富厚常慮爲乙所擾十數年間  
或甲破壞而乙乃增進或甲亡而其子不能  
自立乙反爲甲所擾者有矣兄弟分析有幸  
應分人典賣而已欲執贖則將所分田產丘

丘段段平分或以兩旁分與應分人而已分  
處中往往應分人未賣而已分先賣反爲應  
分人執隣取贖者多矣有諸父俱亡作諸子  
均分而無兄弟者分後獨昌多兄弟者分後  
浸微者有多兄弟之人不願作諸子均分而  
兄弟各自昌盛勝於獨據全分者有以兄弟  
累衆而已累獨少力求分析而分後浸微反  
不若累衆之人昌盛如故者有以分析不平

曰天理甚遠

吾寧任天理

寧人負我

負人此外他

也

屢經官求再分而分到財產隨即破壞反不  
若被論之人昌盛如故者世人若知智術不  
勝天理必不起爭訟之心

兄弟義居固世之美事然其間有一人早亡諸  
父與子姪其愛稍疎其心未必均齊為長而  
欺瞞其幼者有之為幼而悖慢其長者有之  
顧見義居而交爭者其相疾有甚於路人前  
日之美事乃甚不美矣故兄弟當分宜早有

所定兄弟相愛雖異居異財亦不害為孝義  
一有交爭則存義何在

兄弟子姪有同門異戶而居者於眾事宜各盡  
心不可令小兒婢僕有擾於眾雖是細微皆  
起爭之漸且眾之庭宇一人勤於掃灑一人  
全不之顧勤掃灑者已不能平况不之顧者  
又縱其小兒婢僕常常狼籍且不容他人禁  
止則怒詈失歡多起於此

同居之人有不賢者非理以相擾若間或一再  
尚可與辯至於百無一是且朝夕以此相臨  
極爲難處同鄉及同官亦或有此當覺其懷  
抱以無可柰何處之

父之兄弟謂之伯父叔父其妻謂之伯母叔母  
服制減於父母一等者蓋謂其撫字教育有  
父母之道與親父母不相遠而兄弟之子謂  
之猶子亦謂其奉承報孝有子之道與親子

不相遠故幼而無父母者苟有伯叔父母則  
不至於無所養老而無子孫者苟有猶子則  
不至於無所歸此聖王制禮立法之本意今  
人或不然自愛其子而不顧兄弟之子又有  
因其無父母欲兼其財百端以擾害之何以  
責其猶子之孝故猶子亦視其伯叔父母如  
仇讐矣

人有數子無斤不愛而以兄弟則相視如仇讐

與

往往其子因父之意遂不禮於伯父叔父者  
殊不知已之兄弟卽父之諸子已之諸子卽  
他日之兄弟我於兄弟不和則我之謂子更  
相視傲能禁其不乖戾否子不禮於伯叔父  
則不孝於父亦其漸也故欲吾之諸子和同  
須以吾之處兄弟者示之欲吾子之孝於已  
須以其善事伯叔父者先之

凡人之家有子弟及婦女好傳遞言語則雖聖  
賢同居亦不能不爭且人之作事不能皆是  
不能皆合他人之意寧免其背後評議背後  
之言人傳遞則彼不聞知寧有忿爭惟此言  
彼聞則積成怨恨况兩遞其言又從而增易  
之兩家之怨至於牢不可解惟高明之人有  
言不聽則此輩自不能離間其所親  
同居之人或相往來須揚聲曳履使人知之不  
可默造慮其適議及我則彼此愧慚進退不

世範  
可况其間有不曉事之人好伏於幽暗之處  
以伺人之言話此生事與爭之人豈可久與  
同居然人之居處不可謂僻地無人而輒譏  
議人必慮或有聞之者俗謂牆壁有耳又曰  
日不可說人夜不可說鬼

人家不和多因婦女以言激怒其夫及同  
氣  
蓋婦女所見不廣不遠不公不平又其所謂  
舅姑伯叔妯娌皆假合強爲之稱呼非自然

天屬故輕於割恩易於脩怨非丈夫有遠識  
則爲其役而不自覺一家之中乖變生矣於  
是有親兄弟子姪隔屋連牆至死不相往來  
者有無子而不肯以猶子爲後有多子而不  
以與其兄弟者有不恤兄弟之貧養親必欲  
如一寧棄親而不顧者有不卹兄弟之貧葬  
親必欲均費寧留喪而不葬者其事多端不  
可槩述亦嘗見有遠識之人知婦女之不可



諫誨而外與兄弟相愛常不失歡私救其所  
急私調其所乏不使婦女知之彼兄弟之貧  
者雖深怨其婦女而重愛其兄弟至於當分  
析之際不敢以貧故而貪愛其兄弟之財產  
者蓋由見識高遠之人不聽婦女之言而先  
施之厚因以得兄弟之心也

婦女之易生言語者又多出於婢妾之間鬪婢  
妾愚賤尤無見識以言他人之短失爲忠於

主母若婦女有見識能一切勿聽則虛佞之  
言不復敢進若聽之信之從而愛之則必再  
言之又言之使主母與人遂成深讐爲婢妾  
者方洋洋得志非特婢妾爲然僕隸亦多如  
此若主翁聽信則房族親戚故舊皆大失歡  
而善良之僕佃皆讎致誅責矣有識之人自  
宜觸類醒悟

房族親戚隣居其貧者纔有所闕必請假焉雖

米鹽酒醕計錢不多然朝夕頻頻令人厭煩  
如假借衣服器用既爲損污又因以質錢借  
之者歷歷在心日望其償其借者非惟不償  
又行行常自若且語人曰我未嘗有纖毫假  
貸於他此言一達豈不招怨怒

一應親戚故舊有所假貸不若隨力給與之言借  
則我望其還不免有所索索之既頻而負償  
寃主反怒曰我欲償之以其不當頻索則姑

已之方其不索則又曰彼不下氣問我我何  
爲而強還之故索亦不償不索亦不償終於  
交結怨而後已蓋貧人之假貸初無肯償之  
意縱有肯償之意亦何由得償或假貸作經  
營又多以命窮計拙而折閱方其始借之時  
禮甚恭言甚遜其感恩之心可指日以爲誓  
至他日責償之時恨不以兵刃相加凡親戚  
故舊因財成怨者多矣俗謂不孝怨父母欠

世範 卷五 十一  
債怨財三。若念其貧隨吾力之厚薄舉以與之則我無責償之念彼亦無怨於我。

子孫有過爲父祖者多不自知貴宦尤甚蓋子孫有過多掩蔽父祖之耳目外人知之竊笑而已不使其父祖知之至於鄉曲貴宦人之進見有時稱道盛德之不暇豈敢言其子孫之非况又自以子孫爲賢而以人言爲誣故子孫有彌天之過而父祖不知也間有家訓

稍嚴而母氏猶有庇其子之惡不使其父知之者富家之子孫不肖不過耽酒好色賭博

近小人破家之事而已貴宦之子孫不止此也其居鄉也強索人之酒食強貸人之錢財強借人之物而不還強買人之物而不償親近羣小則使之假勢以凌人侵害善良則多致飾詞以妄訟鄉人有曲理犯法事認爲已事各曰嗚呼。曰鄉人有爭訟則僞作父祖之簡

世範  
干懇州縣以曲爲直差夫借船放稅免罪  
以其所得爲酒色之娛殆非一端也其隨侍  
也私令市買買物私令吏人買物私託場務  
買物皆不償其直吏人補名吏人免罪吏人  
有優潤皆必責其報典買婢妾限以低價而  
使他人填賠或同院子游狎或干場務放稅  
其他妄有求覓亦非一端不卹誤其父祖陷  
於刑辟也凡爲人父祖者宜知此事常關防  
更常詢訪或庶幾焉

子弟有愚繆貪污者自不可使之仕宦古人謂  
治獄多陰德子孫常有興者謂利人而人不  
知所自則得福今其愚繆必以獄訟事悉委  
胥輩改易事情庇惡陷善豈不與陰德相反  
古人又謂我多陰謀道家所忌謂害人而人  
不知所自則得禍今其貪污必與胥輩同謀  
貨鬻公事以曲爲直人受其冤無所告訴豈

不謂之陰。士大夫試歷數鄉曲三十年前  
宦族今能自存者僅有幾家皆前事所致也  
有遠識者必信此言

同居父子兄弟善惡賢否相半若頑狠刻薄不  
惜家業之人先死則其家興盛未易量也若  
慈善長厚勤謹之人先死則其家不可救矣  
諺云莫言家未成成家子未生莫言家未破  
破家子未大亦此意也

家近年善人  
逝二百四俱  
遐年不知  
貴物何如

貧者養他人之子當於幼時蓋貧者無田宅可  
養暮年惟望其子反哺不可不自其幼時衣  
食撫養以結其心富者養他人之子當於既  
長之時今世之富人養他人之子多以爲諱  
故欲及其無知之時撫養或養所出至微之  
人長而不肖恐其破家方議逐去致有爭訟  
若取於既長之時其賢否可以粗見苟能溫  
淳守已必能事所養如所生且不致破家亦

世範  
不致興訟也

多子固爲人之患不可以多子之故輕以與人須俟其稍長見其溫淳守已舉以與人兩家獲福如在襁褓卽以與人萬一不肖旣破他家必求歸宗往往興訟又破我家則兩家受其禍矣

養異姓之子非惟祖先神靈不歆其祀數世之後必與同姓通婚姻者律禁甚嚴人多冒之

至啓爭訟設或人不之告官不之治豈可不思理之所在江西養子不去其所生之姓而以所養之姓冠於其上若復姓者雖於經律無見亦知惡其無別如此

同姓之子昭穆不順亦不可以爲後鴻鴈微物猶不亂行人乃不然至以叔拜姪於理安乎况啓爭端設不得已養弟養姪孫以奉祭祀惟當撫之如子以其財產與之受所養者奉

所養如父如古人爲嫂制服如今世爲祖承  
重之意而昭穆不亂亦無害也

別宅子遺腹子宜及早收養教訓免致身後論  
訟或已習爲愚下之人方欲歸宗尤難處也  
女亦然或與雜濫之人通私或婢妾因他事  
逐去皆不可不於生前早有辯明恐身後有  
求歸宗而暗昧不明子孫彼其害者

賢德之人見族人及外親子弟之貧多收於其  
家衣食教撫如己子而薄俗乃有貪其財產  
於其身後強欲承重以爲某人嘗以我爲嗣  
矣故高義之事使人病於難行惟當於平昔  
別其居處明其名稱若已嗣未立或他人之  
子弟年居己子之長尤不可不明嫌疑於平  
昔也娶妻而有前夫之子接脚夫而有前妻  
之子欲撫養不欲撫養尤不可不早定以息  
他日之爭同入門及不同入門同居及不同

世範  
居當質之於衆明之於官以絕爭端若義子  
有勞於家亦宜早有所酬義兄弟有勞有恩  
亦宜割財產與之不可拘文而盡廢恩義也  
孤女有分必隨力厚嫁合得田產必依條分給  
若吝於目前必致嫁後有所陳訴

寡婦再嫁或有孤女年未及嫁如內外親姻有  
高義者寧若與之議親使鞠養於舅姑之家  
俟其長而成親若隨母而歸義父之家則嫌

疑之間多不自明

中年以後喪妻乃人之大不幸幼穉六無與  
之撫存飲食衣服凡閭門之事無與之料理  
則難於不娶娶在室之人則少女之心非中  
年以後之人所能御娶寡居之人或是不能  
安其室者亦不易制兼有前夫之子不能忘  
情或有親生之子豈免二心故中年再娶爲  
尤難然婦人賢淑自守和睦如一者不爲無



人特難值耳再娶者宜慎擇

婦人不預外事者蓋謂夫與子既賢外事自不必預若夫與子不肖掩蔽婦人之耳目何所不至今人多有游蕩賭博至於鬻田園甚至於鬻其所居妻猶不覺然則夫之不賢而欲求預外事何益也子之鬻產必同其母而偽書契字者有之重息以假貸而兼并之人不憚於論訟貧茶塩以轉貸而官司責其必償

爲母者終不能制然則子之不賢而欲求預外事何益也此乃婦人之夫不肖爲之奈何苟爲夫能念其妻之可憐爲子能念其母之可憐頓然悔悟豈不甚善

婦人有以其夫蠢懦而能自理家務計筭錢穀出入人不能欺者有夫不肖而能與其子同理家務不致破蕩家產者有夫死子幼而能教養其子敦睦內外姻親料理家務至於興

隆者皆賢婦人也而夫死于幼居家營生最  
為難事託之宗族宗族未必賢託之親戚親  
戚未必賢賢者又不肯預人家事惟婦人自  
識書算而所託之人衣食自給稍識公義則  
庶幾焉不然鮮不破家  
人之男女不可於幼小之時便議婚姻大抵女  
欲得託男欲得偶若論目前悔必在後蓋富  
貴盛衰更迭不常男女之賢否須年長乃

可見若早議婚姻事無變易固為甚善或昔  
富而今貧或昔貴而今賤或所議之婿流蕩  
不肖或所議之女狼戾不檢從其前約則難  
保家背其前約則為薄義而爭訟由之以興  
可不戒哉

男女議親不可貪其閥閱之高資產之厚苟人  
物不相當則子女終身抱恨况又不和而生  
他事者乎

次者亦不棄  
八節一孤子元乃

有男雖欲擇婦。有女雖欲擇婿。又須自量我家  
子女如何。如我子愚癡庸下。若娶美婦。豈特  
不和。或有他事。如我女醜拙狠妬。若嫁美婿。  
萬一不和。卒為其棄出者。有之。凡嫁娶因非  
偶而不和者。父母不審之罪也。

古人謂周人惡媒。以其言語反覆。給女家則曰  
男富。給男家則曰女美。近世尤甚。給女家則  
曰男家不求備禮。且助出嫁遣之資。給男家

則厚許其所遷之賄。且虛指數目。若輕信其  
言而成婚。則責恨見欺。夫妻反目。至於仳離  
者。有之。大抵嫁娶固不可無媒。而媒者之言  
不可盡信。如此宜謹察於始。

人之議親。多要因親及親。以示不相忘。此最風  
俗好處。然其間婦女無遠識。多因相熟而相  
簡。至於相忽。遂至於相爭而不和。反不若素  
不相識。而驟議親者。故凡因親議親。最不可

托熟闕其禮文又不可忘其本意極於責備則兩家周致無他患矣故有姪女嫁於姑家獨爲姑氏所惡甥女嫁於舅家獨爲舅妻所惡姨女嫁於姨家獨爲姨氏所惡皆由玩易於其初禮薄而怨生又有不審於其初者之過嫁女須隨家力不可勉強然或財產寬餘亦不可視爲他人不以分給今世固有生男不得力而依托女家及身後葬祭皆由女子者豈

可謂生女之不如男也大抵女子之心最爲可憐母家富而夫家貧則欲得母家之財以與夫家夫家富而母家貧則欲得夫家之財以與母家爲父母及夫者宜憐而稍從之及其有男女嫁娶之後男家富而女家貧則欲得男家之財以與女家女家富而男家貧則欲得女家之財以與男家爲男女者亦宜憐而稍從之若或割貧益富此爲非宜不從也

人言光景百年七十者稀爲其倏忽易過而命窮之人晚景最不易過大率五十歲前過二十年如十年五十歲後過十年不啻二十年而婦人之享高年者尤爲難過大率婦人依人而立其未嫁之前有好祖不如有好父有好父不如有好兄弟有好兄弟不如有好姪其既嫁之後有好翁不如有好夫有好夫不如有好子有好子不如有好孫故婦人多有

少壯享富貴而暮年無聊者蓋由此也凡其親戚所宜矜念

人之姑姨姊妹及親戚婦人年老而子孫不肖不能供養者不可不收養然又須關防恐其身故之後其不肖子孫却妄經官司稱其人因饑寒而死或稱其人有遺下囊篋之物官中受其牒必爲追證不免有擾須於生前令白之於衆質之於官稱身外無餘物則免他

患大抵要爲高義之事須令無後患

父母高年怠於營幹者多將財產均給子孫若  
父祖出於公心初無偏曲子孫各能戮力不  
事游蕩則均給之後既無爭訟必至興隆若  
父祖緣有過房之子緣有前母後母之子緣  
有子亡而不愛其孫又有雖是一等子孫自  
有憎愛凡衣食財物所及必有厚薄致令子  
孫力求均給其父祖又於其中暗有輕重安

得不起他日爭端若父祖緣其子孫內有不  
肖之人慮其侵害他房不得已而均給者止  
可逐時均給財穀不可均給田產若均給田  
產彼以爲已分所有必邀求尊長立契典賣  
典賣既盡窺覷他房從而妄取必至興訟使  
賢子賢孫被其擾害同於破蕩不可不思大  
抵人之子孫或十數人皆能守已其中有一  
不肖則十數人均受其害至於破家者有之

國家法令百端終不能禁父祖智謀百端終不能防欲保延家祚者鑒他家之已往思我家之未來可不修德熟慮以爲長久之計耶遺囑之文皆賢明之人爲身後之慮然亦須公平乃可以保家如劫於悍妻黠妾因於後妻愛子中有偏曲厚薄或妄立嗣或妄逐子不近人情之事不可勝數皆興訟破家之端也父祖有慮子孫爭訟者常欲預爲遺囑之文而

不知風燭不常因循不決至於疾病危篤雖心中尚了然而口不能言手不能動飲恨而死者多矣况有神識昏亂者乎

置義庄以濟貧族族久必衆不惟所得漸微不肖子弟得之不以濟饑寒或爲一醉之適或爲一擲之娛至有以其合得券曆預質於人而所得不及其半者此爲何益若其所得之多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擾累鄉曲紊煩官司

而已不若以其田置義學及依寺院置度僧  
田能為儒者擇師訓之既為之食且有以周  
其乏質不美者無田可養無業可守則度以  
為僧非惟不至失所狼狽辱其先德亦不至  
置生事擾人紊煩官司也

世範卷之上終

陳眉公訂正世範卷之中

宋 三衢袁 采君載編

明 秀水

顧祚萬完三  
陳邦俊良卿 校

處已

人之智識固有高下又有高下殊絕者高之見  
下如登高望遠無不盡見下之視高如在墻  
外欲窺墻裏若高下相去差近猶可與語若



相去遠甚不如勿告徒費口頰尔譬如奕棋  
若高低止較三五著尚可對奕國手與未識  
籌局之人對奕果如何哉

富貴乃命分偶然豈宜以此驕傲鄉曲若本自  
貧窶身致富厚本自寒素身致通顯此雖人  
之所謂賢亦不可以此取尤於鄉曲若因父  
祖之遺資而坐享肥濃因父祖之保任而馴  
致通顯此何以異於常人其間有欲以此驕  
傲鄉曲不亦羞而可憐哉

世有無知之人不能一槩禮待鄉曲而因人之  
富貴貧賤設爲高下等級見有資財有官職  
者則禮恭而心敬資財愈多官職愈高則恭  
敬又加焉至親貧者賤者則禮傲而心慢曾  
不少顧卹殊不知彼之富貴非我之榮彼之  
貧賤非我之辱何用高下分別如此長厚有  
識君子必不然也

操履與升沉自是兩塗不可謂操履之正自宜  
榮貴操履不正自宜困阨若如此則孔顏應  
爲宰輔而古今宰輔達官不復小人矣蓋操  
履自是吾人當行之事不可以此責效於外  
物責效不效則操履必怠而所守或變遂爲  
小人之歸矣今世間多有愚蠢而享富厚智  
慧而居貧寒者皆自有一定之分不可致詰  
若知此理安而處之豈不省事

世事多更變乃天理如此今世人往往見目前  
稍稍榮盛以爲此生無足慮不旋踵而破壞  
者多矣大抵天序十年一換甲則世事一變  
今不須廣論久遠只以鄉曲十年前二十年  
前比論目前其成敗興衰何嘗有定勢世人  
無遠識凡見他人興進及有如意事則懷妬  
見他人衰退及有不如意事則譏笑同居及  
同鄉人最多此患若知事無定勢如築墻之

板然或上或下或下或上則自慮之不暇何暇如人笑人哉

應高年享富貴之人必須少壯之時嘗盡艱難受盡辛苦不曾有自少壯享富貴安逸至老者故早年登科及早年受奏補之人必於中年齟齬不如意中年齟齬不如意却於暮年方得榮達或仕宦無齟齬必其生事窘薄憂饑寒慮婚嫁有所困鬱而然若早年宦達

不歷艱難辛苦及承父祖生事之厚更無不如意者又多不獲高壽蓋造物乘除之理類多如此其間亦有始終享富貴者乃是有大福之人亦千萬人中間有之非可常也今人往往機心巧謀皆欲不受辛苦即享富貴至終身益不知此理而又非理計較欲其子孫自少小安然享大富貴尤其蔽惑也終於人力不能勝天徒為蒼蒼者笑耳

富貴自有定分造物者既設爲一定之分又設爲不測之機而使天下之人朝夕奔趨老死而不覺不如是則人生天地間全然無事而造化之術窮矣然奔趨而得者不過一二奔趨而不得者蓋千萬人世人終以一二者之故至於勞心費力老死無成者多矣不知他人奔趨而得亦其定分中所有者若定分中所有雖不奔趨遲以歲月亦終必得故世有

高見遠識超出造化機關之外任其自去自來者其胸中平夷無憂喜無怨尤所謂奔趨及相傾之事未嘗萌於意間則亦何爭之有前輩謂死生貧富生來注定君子贏得爲君子小人枉了爲小人此言甚切人自不知耳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卽有憂患不如意事小兒叫號皆其意有不平自幼至少至壯至老如意之事常少不如意之事常多雖大富

貴之人天下之所仰羨以爲神仙而其不如意處各自有之與貧賤人無異特其所憂慮之事異尔故謂之缺陷世界以人生世間無足心滿意者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可少安凡人謀事雖日用至微者亦須齟齬而難成或幾成而敗既敗而復成然後其成也永久乎寧無復後患若偶然易成後必有不如意者造物微機不可測度如此靜思之則見此理可以寬懷

人之德性出於天資者各有所偏君子知其有所偏故以其所習爲而補之則爲全德之人常人不自知其偏以其所偏而直情徑行故多失書言九德所謂寬柔愿亂擾直簡剛强者天資也所謂栗立恭敬毅溫廉塞義者習爲也此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也後世有以性急而佩韋性緩而佩弦者亦近此類雖然已

之所謂偏者苦不自覺須詢之他人乃知  
人之性行雖有所短必有所長與人交游若常  
見其短而不見其長則時日不可同處若常  
念其長而不顧其短雖終身與之交游可也  
處已接物而常懷慢心僞心妬心疑心者皆自  
取輕辱於人盛德君子所不爲也慢心之人  
自不如人而好輕薄人見敵已以下之人及  
有求於我者面前既不加禮背後又竊譏笑

若能反省其身則愧汗浹背矣僞心之人言  
語委曲若甚相厚而中心乃大不然一時之  
間人所信慕用之再三則蹤跡露見爲人所  
唾去矣妬心之人常欲我之高出於人故聞  
有稱道人之美者則忿然不平以爲不然聞  
人有不如人者則欣然笑快此何加損於人  
祇厚怨耳疑心之人人之出言未嘗有心而  
反復思釋曰此譏我何事此笑我何事則與

人締怨常萌於此賢者聞人譏笑若不聞焉  
此豈不省事

言忠信行篤敬乃聖人教人取重於鄉曲之術  
蓋財物交加不損人而益己患難之際不妨  
人而利己所謂忠也有所許諾纖毫必償有  
所期約時刻不易所謂信也處事近厚處心  
誠實所謂篤也禮貌卑下言辭謙恭所謂敬  
也若能行此非惟取重於鄉曲則亦無入而

不自得然敬之一事於己無損世人頗能行  
之而矯飾假偽其中心則輕薄是能敬而不  
能篤者君子指為諛佞鄉人久亦不歸重也  
忠信篤敬先存其在己者然後望其在人者如  
在己者未盡而以責人人亦以此責我矣今  
世之人能自省其忠信篤敬者蓋寡能責人  
以忠信篤敬者皆然也雖然在我者既盡在  
人者亦不必深責今有人能盡其在己者固

善矣乃欲責人之似已一或不滿吾意則疾之已甚亦非有容德者祇益貽怨於人耳

今人有為不善之事幸其人之不見不聞安然自肆無所畏忌殊不知人之耳目可掩神之聰明不可掩凡吾之處事心以為可心以為是人雖不知神已知之矣吾之處事心以為不可心以為非人雖不知神已知之矣吾心即神神即禍福心不可欺神亦不可欺詩曰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釋者以謂吾心以為神之至也尚不可得而窺測况不信其神之在左右而以厭射之心處之則亦何所不至哉

人為善事而未遂禱之於神求其陰助雖未見効言之亦無愧至於為惡事而未遂亦禱之於神求其陰助豈非欺罔如謀為盜賊而禱之於神爭訟無理而禱之於神使神果從其



言而幸中此乃貽怒於神開其禍端耳

凡人行已公平正直者可用此以事神而不可恃此以慢神。可用此以事人而不可恃此以傲人。雖孔子亦以敬鬼神事大夫畏大人爲言。况下此者哉。彼有行已不當理者中有所慊動輒知畏猶能避遠災禍以保其身至於君子而偶罹于災禍者多由自負以召致取人之處事能常悔往事之非常悔前言之失常。

悔。往年之未有知識其賢德之進。所謂長日加益而人不自知也。古人謂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之非者可不勉哉。

凡人爲不善事而不成正不須怨天尤人此乃天之所愛終無後患如見他人爲不善事常稱意者不須多羨此乃天之所弃待其積惡深厚從而殄滅之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姑少待之當自見也。

人有所爲不善身遭刑戮而其子孫昌盛者人  
多恠之以爲天理有誤殊不知此人之家其  
積善多積惡少少不勝多故其爲惡之人身  
受其報不妨福祚延及後人若作惡多而享  
壽富安樂必其前人之遺澤將竭天不愛惜  
恣其惡深使之大壞也

人能忍事易以習熟終至於人以非理相加不  
可忍者亦處之如常不能忍事亦易以習熟  
終至於睚眦之怨深不足較者亦至交詈爭  
訟期於取勝而後已不知其所失甚多人能  
有定見不爲客氣所使則身心豈不大安寧  
人之平居欲近君子而遠小人者君子之言多  
長厚端謹此言先入於吾心及吾之臨事自  
然出於長厚端謹矣小人之言多刻薄浮華  
此言先入於吾心及吾之臨事自然出於刻  
薄浮華矣且如朝夕聞人尚氣好凌人之言

吾亦將尚氣好凌人而不覺矣朝夕聞人游  
蕩不事繩檢之言吾亦將游蕩不事繩檢而  
不覺矣如此非一端非大有定力必不免漸  
染之患也

老成之人言有迂濶而更事爲多後生雖天資  
聰明而見識終有不及後生例以老成爲迂  
濶凡其身試見効之言欲以訓後生者後生  
厭聽而毀詆者多矣及後生年齒漸長歷事

漸多方悟老成之言可以佩服然已在險阻  
艱難備嘗之後矣

聖賢猶不能無過况人非聖賢安得每事盡善  
人有過失非其父兄孰肯誨責非其契愛孰  
肯諫諭泛然相識不過背後竊議之耳君子  
惟恐有過密訪人之有言求謝而思改小人  
聞人之有言則好爲強辯至絕往來或起爭  
訟者有矣

世第  
言語簡寡在我可以少悔在人可以少怨

人之出言舉事能思慮循省而不幸有失則在可諫可議之域至於恣其性情而妄言妄行或明知其非而故爲之者是人必挾其兇暴强悍以排人之議已善處鄉曲者如見似此之人非惟不敢諫誨亦不敢寘於言議之間所以遠侮辱也嘗見人不忍平昔所厚之人有失而私納忠言反爲人所怒曰我與汝至

相厚汝亦謗我耶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以此

不善人雖人所共惡然亦有益於人大抵見不善人則警懼不至自爲不善不見不善人則放肆或至自爲不善而不覺故家無不善人則孝友之行不彰鄉無不善人則誠厚之跡不著譬如磨石彼自銷損耳刀斧資之以爲利老子云不善人乃善人之資謂此尔若見

不善人而與之同惡相濟及與之爭爲長雄  
則有損而已夫何益

鄉曲有不肖子弟酖酒好色博奕游蕩親近小  
人參養馳逐輕於破蕩家產至爲乞丐竊盜  
者此其家門厄數如此或其父祖稔惡至此  
未聞有因諫誨而改者雖其至親亦當處之  
無可柰何不必誆誆徒厚其怨

勉人爲善諫人爲惡固是美事先須自省若我  
之平昔自不能爲人豈惟人不見聽亦反爲  
人所薄且如已之立朝可稱乃可誨人以立  
朝之方已之臨政有效乃可誨人以臨政之  
術已之才學爲人所尊乃可誨人以進修之  
要已之信行爲人所重乃可誨人以操履之  
詳已能身致富厚乃可誨人以治家之法已  
能處父母之側而諧和無間乃可誨人以至  
孝之行苟惟不然豈不反爲所笑

人有出言至善而或有議之者人有舉事至當而或有非之者蓋衆心難一衆口難齊如此君子之出言舉事苟揆之吾心稽之古訓詢之賢者於理無礙則紛紛之言皆不足卹亦不必辯自古聖賢當代宰輔一時守令皆不能免况居鄉曲同爲編氓尤其所無畏或輕議已亦何怪焉大抵指是爲非必妬忌之人及素有仇怨者此曹何足以定公論正當勿

卹勿辯也

人有善誦我之美使我喜聞而不覺其諛者小人之最姦黠者也彼其面諛我而我喜及其退與他人語未必不竊笑我爲他所愚也人有善揣人意之所向先發其端導而迎之使人喜其言與已暗合者亦小人之最姦黠者也彼其揣我意而果合及其退與他人語又未必不竊笑我爲他所料也此雖大賢亦甘

世第 卷中 五  
受其侮而不悟奈何

人有詈人而人不答者人必有所容也不可以  
爲人之畏我而更求以辱之爲之不已人或  
起而我應恐口噤而不能出言矣人有訟人  
而人不校者人必有所處也不可以爲人之  
畏我而更求以攻之爲之不已人或出而我  
辯恐理虧而不能逃罪矣  
親戚故舊人情厚密之時不可盡以密私之事

云夫莫且說

語之恐一旦失歡則前日所言皆他人所憑  
以爲爭訟之資至有失歡之時不可盡以切  
實之語加之恐忿氣既平之後或與之通好  
結親則前言可愧大抵忿怒之際最不可指  
其隱諱之事而暴其父祖之惡吾之一時怒  
氣所激必欲指其切實而言之不知彼之怨  
恨深入骨髓古人謂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是  
也俗亦謂打人莫打膝道人莫道實

親戚故舊因言語而失歡者未必其言語之傷  
人多是顏色辭氣暴厲能激人之怒且如諫  
人之短語雖切直而能溫顏下氣縱不見聽  
亦未必怒若平常言語無傷人處而詞色俱  
厲縱不見怒亦須懷疑古人謂怒於室者色  
於市方其有怒與他人言必不卑遜他人不  
知所自安得不怪故盛怒之際與人言語尤  
當自警前輩有言誠酒後語忌食時嗔忍難

耐事順自強人常能持此最得便宜

高年之人鄉曲所當敬者以其近於親也然鄉  
曲有年高而德薄者謂刑罰不加於已輕詈  
辱人不知愧耻君子所當優容而不較也

與人交游無問高下須常和易不可妄自尊大  
修飾邊幅若言行崖異則人豈復相近然又  
不可太褻狎樽酒會聚之際固當歌笑盡歡  
恐嘲譏中觸人諱忌則忿爭興焉



世範 卷中  
行高人自重不必其貌之高才高人自服不必其言之高

居鄉曲間或有貴顯之家以州縣觀望而凌人者又有高資之家以賄賂公行而凌人者方其得勢之時州縣不能誰何鬼神猶或避之况貧窮之人豈可與之較屋宅墳墓之所隣山林田園之所接必橫加殘害使歸於已而後已衣食所資器用之微凡可其意者必奪

而有之如此之人惟當遜而避之逮其稔惡之深天誅之加則其家之子孫自能爲其父祖破壞以與鄉人復讐也鄉曲更有健訟之人把持短長妄有論訟以致追擾州縣不敢治其罪又有恃其父兄子弟之衆結集兇惡強奪人所有之物不稱意則群聚毆打又復賄賂州縣多不竟其罪如此之人亦不必求以窮治逮其稔惡之深天誅之加則無故而

自罹於憲網有計謀所不及救者大抵作惡而幸免於罪者必於他時無故而受其報所謂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也

鄉曲士夫有挾術以待人近之不可遠之則難者所謂君子中之小人不可不防慮其信義有失爲我之累也農工商賈僕隸之流有天資忠厚可任以事可委以財者所謂小人中之君子不可不知宜稍撫之以恩不復慮其

詐欺也

士大夫居家能思居官之時則不至干請把持而撓時政居官能思居家之時則不至狠愎暴恣而貽人怨不能回思者皆是也故見任官每每稱寄居官之可惡寄居官亦多談見任官之不趨併與其善者而掩之也

忠信二字君子不守者少小人不守者多且如小人以物市於人敝惡之物飾爲新奇假偽

之物飾為真實如絹帛之用膠糊米麥之增濕潤肉食之灌以水藥材之易以他物巧其言詞止於求售誤人食用有不卹也其不忠也類如此負人財物久而不償人苟索之期以一月如期索之不售又期以一月如期索之又不售至於十數期而不售如初工匠制器要其定資責其所制之器期以一月如期索之不得又期以一月如期索之又不得至於十數期而不得如初其不信也類如此其他不可悉數小人朝夕行之略不之恠為君子者往往忿憤直欲深治之至於毆打論訟若君子自省其身不為不忠不信之事而憐小人之無知及其間有不得已而為自便之計至於如此可以少置之度外也

張安國舍人知撫州日以有賣假藥者出榜戒約曰陶隱居孫真人因本草千金方濟物利

世集 卷中  
生多積陰德。名在列仙。自此以來。行醫貨藥。誠心救人。獲福報者甚衆。不論方冊所載。只如近時。此驗尤多有。只賣一真藥。便家資鉅萬。或自身安榮。享高壽。或子孫及第。改換門戶。如影隨形。無有差錯。又曾眼見。貨賣假藥者。其初積得些少家業。自謂得計。不知冥冥之中。自家合得祿料。都被戕剋。或自身多有橫禍。或子孫非理破蕩。致有遭天火。被雷震。

者。蓋緣贖藥之人。多是疾病急切。將錢告求。賣藥之家。幸子順孫。只望一服見效。却被假藥誤賺。非惟無益。反致損傷。尋常誤殺一飛禽走獸。猶有果報。况萬物之中。人命最重。無幸被禍。其痛何窮。詞多更不盡載。令人此言。豈止爲假藥者言之。有識之人。自宜觸類。市井街巷。茶坊酒肆。皆小人雜處之地。吾輩或有經由。須當嚴重。其辭貌則遠。輕侮之患。倘

世範 卷中  
有譏議亦不必聽或有狂醉之人宜卽回避  
不必與之較可也

衣服舉止異衆不可遊於市必爲小人所侮  
居於鄉曲輿馬衣服不可鮮華蓋鄉曲親故居  
貧者多在我者揭然異衆貧者羞溢必不敢  
相近我亦何安之有此說不可與口尚乳臭  
者言

婦女衣飾惟務潔淨尤不可異衆且如十數人  
同處而一人之衣飾獨異衆所指目其行坐  
能自安否

飲食人之所欲而不可無也非理求之則爲饕  
爲餽男女人之所欲而不可無也非理狎之  
則爲姦爲淫財物人之所欲而不可無也  
非理得之則爲盜爲賊人惟縱欲則爭端啓  
而獄訟興聖王慮其如此故制爲禮以節人  
之飲食男女制爲義以限人之取與君子於

世範 卷中  
是三者雖知可欲而不敢輕形於言况敢妄  
萌於心小人反是

聖人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最省事之要術  
也蓋人見美食而必嚙見美色而必凝視見  
錢財而必起欲得之心苟非有定力者皆不  
免此惟能杜其端源見之而不顧則無妄想  
無妄想則無過舉矣

子弟有耽於情慾迷而忘返至於破家而不悔  
者蓋始於試爲之由其中無所見不能識破  
則遂至於不可回

世人有慮子弟血氣未定而酒色博奕之事得  
以昏亂其心尋至於失德破家則拘之於家  
嚴其出入絕其交遊致其無所聞見朴野蠢  
鄙不近人情殊不知此非良策禁防一弛情  
竇頓開如火燎原不可撲滅况拘之於家無  
所用心却密爲不肖之事與出外何異不若

世錄 卷中 十三  
時其出入謹其交遊雖不肖之事習聞既熟  
自能識破必知愧而不爲縱試爲之亦不至  
於朴野蠢鄙全爲小人之所撻蕩也

起家之人生財富庶乃日夜憂懼慮不免於饑  
寒破家之子生事日消乃軒昂自恣謂不復  
可慮所謂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此其效  
驗常見於已壯未老已老未死之前識者當  
自默喻

起家之人見所作事無不如意以爲智術巧妙  
如此不知其命分偶然志氣洋洋貪取圖得  
又自以爲獨能久遠不可破壞豈不爲造物  
者所竊笑蓋其破壞之人或已生於其家曰  
子曰孫朝夕環立於其側者皆他日爲父祖  
破壞生事之人恨其父祖目不及見耳前輩  
有建第宅宴工匠於東廡曰此造宅之人宴  
子弟於西廡曰此賣宅之人後果如其言近

世士大夫有言目所可見者謾爾經營目所不及見者不須置之謀慮此有識君子知非人力所及其胷中寬泰與蔽迷之人如何起家之人易於增進成立者蓋服食器用及吉凶百費規模淺狹尚循其舊故日入之數多於日出此所以常有餘富家之子易於傾覆破蕩者蓋服食器用及吉凶百費規模廣大尚循其舊又分其財產立數門戶則費用增

倍於前日子弟有能省用速謀損節猶慮不及况有不之悟者何以支持吾古人謂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蓋謂此尔大夫貴人之家尤難於保成方其致位通顯雖在閒冷其俸給亦厚其餽遺亦多其使令之人滿前皆州郡廩給其服食器用雖極於華侈而其費不出於家財逮其身後無前日之俸給餽遺使令之人其日用百費非出家財不可况又



世軍 卷中 五  
折一家爲數家。而用度仍舊。豈不至於破蕩。此亦勢使之然。爲子弟者。各宜量節。人之居世。有不思父祖起家艱難。思與之延其祭祀。又不思子孫無所憑藉。則無以脫於饑寒。多生男女。視如路人。耽於酒色。博奕游蕩。破壞家產。以取一時之快。此皆家門不幸。如此。冒干刑憲。彼亦不卹。豈教誨勸諭。責罵之所能回置之。無可柰何而已。

人有財物。慮爲人所竊。則必緘滕扇。鑄封識之。甚嚴。慮費用之無度。而致耗散。則必筭計較量。支用之甚節。然有甚嚴而有失者。蓋百日之嚴。無一日之疎。則無失。百日嚴而一日不嚴。則一日之失。與百日不嚴同也。有甚節而終至於匱乏者。蓋百事節而無一事之費。則不至於匱乏。百事節而一事不節。則一事之費。與百事不節同也。所謂百事者。自飲食衣服。

屋宅園館輿馬僕御器用玩好蓋非一端豐  
儉隨其財力則不謂之費不量財力而爲之  
或雖財力可辦而過於侈靡近於不急皆妄  
費也年少主家事者宜深知之

中產之家凡事不可不早慮。有男而爲之營生  
教之生業皆早慮也。至於養女亦當早爲儲  
蓄衣食粧奩之具。及至遣嫁乃不費力。若置  
而不問。但稱臨時。此有何術。不過臨時鬻田

廬及不卹女子之羞見人也。至於家有老人  
而送終之具不爲素辦。亦稱臨時。亦無他術  
亦是臨時鬻田廬及不卹後事之不如儀也。  
今人有生一女而種杉萬根者。待女長則鬻  
杉以爲嫁資。此其女必不至失時也。有於少  
壯之年置壽衣壽器壽坐者。此其人必不至  
三日五日無衣無棺可斂。三年五年無地可  
葬也。

居官當如居家必有顧藉居家當如居官必有  
綱紀

士大夫之子弟苟無世祿可守無常產可依而  
欲爲仰事俯育之計莫如爲儒具才質之美  
能習進士業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貴次可  
以開門教授以受束修之奉其不能習進士  
業者上可以事書札代牋簡之役次可以習  
點讀爲童蒙之師如不能爲儒則巫醫僧道

農圃商賈伎術凡可以養生而不至於辱先  
者皆可爲也子弟之流蕩至於爲乞丐盜竊  
此最辱先之甚然世之不能爲儒者乃不肯  
爲巫醫僧道農圃商賈伎術等事而甘心爲  
乞丐盜竊者深可誅也凡強顏於貴人之前  
而求其所謂應副折腰於富人之前而托名  
於假貸遊食於寺觀而人指爲穿雲子皆乞  
丐之流也居官而掩蔽衆目盜財入己居鄉

世華  
卷中  
而欺凌愚弱奪其所有私販官中所禁茶鹽  
酒酤之屬皆竊盜之流也世人有爲之而不  
自愧者何哉

凡人生而無業及有業而喜於安逸不肯盡力  
者家富則習爲下流家貧則必爲乞丐凡人  
生而飲酒無筭食肉無度好淫濫習博奕者  
家富則致於破蕩家貧則必爲盜竊

子思難不能濟困苦無所訴貧乏不自存而  
其人朴訥懷媿不能自言於人者吾雖無餘  
亦當隨力周助此人縱不能報亦必知恩若  
其人本非窘乏而以作謁爲業挾揮啞佞之  
術遍謁貴人富人之門過州千州過縣千縣  
有所得則以爲己能無所得則以爲怨讐在  
今日則無感恩之心在他日則無報德之事  
正可以不卹不顧待之豈可割吾之不敢用  
以資他之不當用

居鄉及在旅不可輕受人之恩方吾未達之時  
受人之恩常在吾懷每見其人常懷敬畏而  
其人亦以有恩在我常有德色及吾榮達之  
後遍報則有所不及不報則為虧義故雖一  
飯一縑亦不可輕受前輩見人仕宦而廣求  
知已戒之曰受恩多則難以立朝宜詳味此  
今人受人恩惠多不記省而有所惠於人雖微  
物亦歷歷在心古人言施人勿念受施勿忘  
誠為難事

人有居貧困時不為鄉人所顧及其榮達則視  
鄉人如仇讐殊不知鄉人不厚於我我以為  
憾我不厚於鄉人他日亦獨不記耶但  
於平時薄我者勿與之厚亦不必致怨若其  
平時不與吾相識苟我可以濟助之者亦不  
可不為也

聖人言以直報怨最是中道可以通行大抵以

怨報怨固不足道而士大夫欲邀長厚之名者或因宿讐縱姦邪而不治皆矯飾不近人情聖人之所謂直者其人賢不以讐而廢之其人不肖不以讐而庇之是非去取各當其實以此報怨必不至遮相酬復無已時也

居鄉不得已而後與人爭又大不得已而後與人訟彼稍服其不然則已之不必費用財物交結胥吏求以快意窮治其讐至於爭訟財

產本無理而強求得理官吏貪謬或可如志寧不有愧於神明讐者不伏更相訴訟所費財物十數倍於其所直况遇賢明有司安得以無理爲有理耶大抵人之所訟互有短長各言其長而掩其短有司不明則牽連不決或決而不盡其情胥吏得以受賕而弄法蔽者之所以破家也

官有貪暴吏有橫刻賢豪之人不忍鄉曲衆被

其惡故出力而訟之然貪暴之官必有所恃  
或以其有親黨在要路或以其爲州郡所深  
喜故常難動捶橫刻之吏亦有所恃或以其  
爲見任官之所喜或以其結州曹吏之有素  
故常無忌憚及至人戶有所訴則官求勢要  
之書以請托吏以官庫之錢而行賂毀去簿  
曆改易案牘人戶雖健訟亦未便輕勝兼論  
訴官吏之人又只欲劫持官府使之獨畏已

初無爲衆除害之心常見論訴州縣官吏之  
人恃爲官吏所畏拖延稅賦不納人戶有折  
變已獨不受折變人戶有科敷已獨不伏科  
敷睨立庭下抗對長官端坐司房爲辱胥輩  
冒占官產不肯輸租欺凌善弱強欲斷治請  
託公事必欲以曲爲直或與胥吏通同爲姦  
把持官員使之聽其所爲以殘害鄉民凡如  
此之官吏如此之姦民假以歲月縱免人禍

邑之正物十  
太保星也

世五 卷中 三  
必自爲天所誅也

士大夫相見往往多言某縣民淳某縣民頑及  
詢其所以然乃謂見任官臧污狼籍鄉民吞  
聲飲氣而不敢言則爲淳鄉民列其惡而訴  
之州郡監司則爲頑此其得頑之名豈不枉  
哉今人多指奉化縣爲頑問之奉化人則曰  
所訟之官皆有入已贓何謂奉化爲頑如黃  
巖等處人言皆然此正聖人所謂斯民也三

代之所直道而行也何頑之有今具其所以  
爲頑之目應納稅賦而不納及應供科配而  
不供則爲頑若官中因事廣科從而隱瞞其  
民戶不肯供納則不爲頑官吏斷事出於至  
公又合法意乃任私忿求以讎異則爲頑官  
吏受財斷直爲曲事有冤抑次第陳訴則不  
爲頑官員清正斷事自己豪橫之民無所行  
賂無所措謀則與胥吏表裏撰合語言粧點



事務妄與論訴則爲頑若官員與吏爲徒百  
般詭計掩人耳目受接賄賂偷盜官錢人戶  
有能出力爲衆論訴則不爲頑

縣道有非理橫科及預借官物者必相率而次  
第陳訟益糧 稅自有常額足以克上供州  
用縣用役錢亦有常額足以供解發支雇縣  
官正已以率下則民間無隱負不輸官中無  
侵盜妄用未敢以爲有餘亦何不足之有惟

作縣之人不自檢已喫者着者日用者般挈  
往來送遺結託置造器用儲蓄囊篋及其他  
百色之須取給於手分鄉司爲手分鄉司者  
豈有將已財奉縣官不過就簿曆之中恣爲  
欺弊或攬人戶稅物而不納或將到庫之錢  
而他用或僞作過軍過客口券旁及修葺廨  
舍而公求支破或陽爲解發而中途截撥其  
弊百端不可悉舉縣官旣素受其污啖往往

知而不問况又有懵然不曉財賦之利病及  
曉之者又與之通同作弊一年之間雖至小  
邑虧失數千緡殆不覺也於是有橫科預借  
之患及有拖欠州郡之數及將任滿請託關  
節以求脫去而州郡遂將積欠勒令後政補  
償夫前政以一年財賦不足一年支解爲後  
政者豈能以一年財賦補足數年財賦故於  
前政預借錢物多不認理或別設巧計陰奪  
民財以求備足舊欠其禍可勝言哉

世範卷之中 終

陳眉公訂正世範卷之下

宋 三衢袁 采君載編

明 繡水 郁之駒皇僧 校  
沈世清自風

治家

人之居家須令垣牆高厚。藩籬周密。牕壁門關  
堅牢。隨損隨修。如有水竇之類。亦須常設格  
子。務令新固。不可輕忽。雖竊盜之巧者。穴牆

世集 卷下  
剪籬穿壁決關俄頃可辦比之頽牆敗籬腐  
壁敞門以啓盜者有間矣且免奴婢奔竄及  
不肖子弟夜出之患如外有竊盜內有奔竄  
及子弟生事縱官司爲之受理豈不重費財力  
居止或在山谷村野僻靜之地須於周圍要害  
去處置立莊屋招誘丁多之人居之或有火  
燭竊盜可以卽相救應

凡夜犬吠盜未必至亦是盜來探試不可以爲  
他而不警夜間遇物有聲亦不可以爲鼠而  
不警

屋之周圍須令有路可以往來夜間遣人十數  
遍巡之善慮事者居於城郭無甚隙地亦爲  
夾牆使邏者往來其間若屋之內則子弟及  
奴婢更迭巡警

夜間覺有盜便須直言有盜徐起逐之盜必且  
竄不可乘暗擊之恐盜之急以刃傷我及誤

世範 卷下  
擊自家之人。若持燭見盜擊之，猶庶幾。若獲盜而已受拘執，自當隼法無過毆傷。

多蓄之家，盜所覬覦。而其人又多置什物，喜於矜耀。尤盜之所垂涎也。富厚之家，若多儲錢穀，少置什物，少蓄金寶、絲帛，縱被盜亦不多失。前輩有戒其家自冬夏衣之外，藏帛以備不虞，不過百匹。此亦高人之見，豈可與世俗言。

劫盜有中夜炬火露刃排門而入人家者，此尤不可不防。須於諸處往來路口委人為耳目。或有異常，則可以先知。仍預置便門，遇有警急，老幼婦女且從便門走避。又須子弟及僕者，平時常備器械為禦敵之計。可敵則敵，不可敵則避。切不可令盜得我之人，執以為質。則隣保及捕盜之人不敢前。

劫盜雖小人之雄，亦自有識見。如富家平時不刻剝，又能樂施，又能種種方便，當兵火擾攘

之際猶得保全至不忍焚毀其屋凡盜所快  
意於焚掠汙辱者多是積惡之人富家各宜  
自省

家居或有失物不可不急尋急尋則人或投之  
僻處可以復收則無事矣不急則轉而出外  
愈不可見又不可妄猜疑人猜疑之當則人  
或自疑恐生他虞猜疑不當則正竊者反自  
得意况疑心一生則所疑之人揣其行坐辭

色皆若竊物而實未嘗有所竊也或已形於  
言或妄有所執治而所失之物偶見或正竊  
者方獲則悔將若何

居宅不可無隣家慮有火燭無人救應宅之四  
圍如無溪流當爲池井慮有火燭無水救應  
又須平時撫卹隣里有恩義有士大夫平時  
多以官勢殘虐隣里一日爲讐人刃其家火  
其屋宅隣里更相戒曰若救火火熄之後非

惟無功彼更訟我以為盜取他家財物則獄訟未知了期若不救火不過杖一百而已隣里甘受杖而坐視其大厦為煨燼生生之具無遺此其平時暴虐之效也

火之所起多從厨竈蓋厨屋多時不掃則埃墨易得引火或竈中有留火而竈前有積薪接連亦引火之端也夜間最當巡視

烘焙物色過夜多致遺火人家房戶多有覆蓋宿火而以衣籠罩其上皆能致火須常戒約蚕家屋宇低隘於灸簇之際不可不防火農家儲積糞壤多為茅屋或投死灰於其間須防內有餘燼未滅能致火燭

茅屋須常防火大風須常防火積油物積石灰須常防火此類甚多切須詢究

富人有愛其小兒者以金銀珠寶之屬飾其身小人有貪者於僻靜處壞其性命而取其物

雖聞於官而寘於法何益

市邑小兒非有壯夫携負不可令游街巷慮有誘畧之人也

人之家居井必有幹池必有欄深溪急流之處峭險高危之地機關觸動之物必有禁防不可令小兒狎而臨之脫有疎虞歸怨於人及何親賓相訪不可多虐以酒或被酒夜卧須令人照管往時括蒼有困客以酒且慮其不告而

去於是卧於空舍而鑰其門酒渴索漿不得則取花瓶水飲之次日啓關而客死矣其家訟於官郡守汪懷忠究其一時舍中所有之物云有花瓶浸旱蓮花試以旱蓮花浸瓶中取罪當死者試之驗乃釋之又有置水於案而不掩覆屋有伏虵遺毒於水客飲而死者凡事不可不謹如此

清晨早起昏晚早睡可以杜絕婢僕姦盜等事



司馬溫公居家雜儀令僕子非有警急修葺不得入中門婦女婢妾無故不得出中門只令鈴下小童通傳內外治家之法此過半矣婢妾與主翁親近或多挾此私通僕輩有子則以主翁藉口畜愚賤之裔至破家者多矣凡有婢妾不可不謹其始亦不可不防其終人有婢妾不禁出入至與外人私通有姪不正其罪而遽逐去者往往有於主翁身故之後

自言是主翁遺腹子以求歸宗旋致興訟世俗所宜警此免累後人

人有以正室妬忌而於別宅置婢妾者有供給娼女而絕其與人往來者其關防非不密監守非不謹然所委監守之人得其犒遺反與外人爲耳目以通往來而主翁不知至養其所生子爲嗣者又有婦人臨蓐主翁不在則弃其所生之女而取他人之子爲己子者主

翁從而收養不知非其已子庸俗愚暗大抵類此

婦女多妬有正室者少蓄婢妾蓄婢妾者多無正室夫蓄婢妾者內有子弟外有僕隸皆當關防制以主母猶有他事况無所統轄以一人之耳目臨之豈難欺蔽哉暮年尤非所宜使有意外之事當如之何

夫蓄婢妾之家有僻室而人所不到有便門而可以通外或溷廁與厨竈相近而使膳夫掌庖或夜飲在於內堂而使僕子供過其弊有不可防者蓋此曹深謀而主不之猜此曹迭為耳目而主又何由知覺

夫置婢妾教之歌舞或使侑樽以為賓客之歡切不可蓄姿貌黠慧過人者慮有惡客起覬覦之心彼見美麗心欲得之逐獸則不見泰山苟勢可以臨我則無所不至綠珠之事在

皆真淫之  
不可有餘見  
廣也

古可鑒近世亦多有之不欲指言其名

士大夫之家有夜間男女群聚呼盧至於達旦  
豈無託故而起者試靜思之

人家有僕當取其朴直謹愿勤於任事不必責  
其應對進退之快人意人之子弟不知溫飽  
所自來者不求自己德業之出衆而獨欲僕  
者峭黠之出衆費財以養無用之人固未甚  
害生事爲非皆此輩導之也

僕者而有市井浮浪子弟之態異巾美服言語  
矯詐不可蓄也蓄僕之久而驟然如此閨闈  
之事必有可疑

奴僕小人就役於人者天資多愚作事乖舛背  
違不曾有便當省力之處加頓放什物必以  
斜爲正如歲截物色必以長爲短若此之類  
殆非一端又性多忘囑之以事全不記憶又  
性多執所見不是自以爲是又性多狠輕於

應對不識分守所以顧主於使令之際常多叱咄其爲不改其言愈辯顧主愈不能平於是箠楚加之或失手而至於死亡者有矣凡爲家長者於使令之際有不如意當云小人天資之愚如此宜寬以處之多其教誨省其嗔怒可也如此則僕者可以免罪主者胷中亦大安樂省事多矣至於婢妾其愚尤甚婦人旣多褊急狠愎暴忍殘刻又不知古今道理其所以責備婢妾者又非丈夫之比爲家長者宜於平昔常以待奴僕之理論之其間必自有曉然者

入之居家凡有作爲及安頓什物以至田園倉庫厨廁等事皆自爲之區處然後三令五申以責付奴僕猶懼其遺忘不如吾志今有人一切不爲之區處凡事無大小聽奴僕自爲謀不合已意則怒罵鞭撻繼之彼愚人止能

出力以奉吾令而已豈能善謀一一暗合吾  
意若不知此自見多事且如工匠執役必使  
一不執役者爲之區處謂之都料匠蓋人凡  
有執爲則不暇他見須令一不執爲者旁觀  
而爲之區處則不煩擾而功增倍矣

婢僕有頑狠全不中使令者宜善遣之不可留  
留則生事主或過於毆傷此輩或挾怨爲惡  
有不容言者婢僕有姦盜及逃亡者宜送之

於官依法治之不可私自鞭撻亦恐有意外  
之事或逃亡非其本情或所竊止於飲食微  
物宜念其平日有勞只畧懲之仍前留備使  
令可也

婢僕有小過不可親自鞭撻蓋一時怒氣所激  
鞭撻之數必不記徒且費力婢僕未必知畏  
惟徐徐責問令他人執而撻之視其過之輕  
重而定其數雖不過怒自然有威婢僕亦自

然畏憚矣壽昌胡侔彥特之家子弟不得自  
打僕隸婦女不得自打婢妾有過則告之家  
長家長爲之行遣婦女擅打婢妾則撻子弟  
此賢者之家法也

婢僕有過既已鞭撻而呼喚使令辭色如常則  
無他事蓋小人受杖方內懷怨而主人怒不  
之釋恐有輕生而自殘者

婢僕有無故而自縊者若其身溫可救不可解  
其縛須急抱其身令稍高則所縊處必稍寬  
仍更令一人以指於其縊處漸漸寬之覺其  
氣漸往來乃可解下仍急令人吸其鼻中使  
氣相接乃可以蘇或不曉此理而先解其繫  
處其身力重其縊處愈急只一噓氣便不可  
救此不可不預知也如身已冷不可救或救  
而不蘇當留本處不可移動叫集隣保以事  
聞官仍令得力之人日夜同與守視恐有犬

鼠之屬殘其屍也。自刃不殊，宜以物掩其傷。處或已絕，亦當如前說。人家有井於甃處，宜爲缺級，令可以上下。或有墜井投井者，可以令人救應。或不及，亦當如前說。溺水投水而水深不可援者，宜以竹篙及木板能浮之物投與之。溺者有所執，則身浮，可以救應。或不及，亦當如前說。夜睡魘死及卒死者，亦不可移動，並當如前說。

婢僕無親屬而病者，當令出外就隣家醫治。仍經隣保錄其詞說，却以聞官。或有死亡，則無他慮

婢僕欲其出力辦事，其所以禦饑寒之具爲家長者，不可不留意。衣須令其溫，食須令其飽。士大夫有云：蓄婢不厭多，教之紡績則足以衣其身；蓄僕不厭多，教之耕種則足以飽其腹。大抵小民有力足以辦衣食而力無所施，則不能以自活，故求就役於人爲富家者能

推測隱之心蓄養婢僕乃以其力還養其身  
其德至大矣而此輩既得溫飽雖苦役之彼  
亦甘心焉

婢僕宿卧去處皆爲點檢令冬時無風寒之患  
以至牛馬猪羊猫狗鷄鴨之屬遇冬寒時各  
爲區處牢圈棲息之處此皆仁人之用心備  
物我爲一理也

飛禽走獸之與人形性雖殊而喜聚惡散貪生  
畏死其情則與人同故離群則向人悲鳴臨  
庖則向人哀號爲人者既忍而不之顧反怒  
其鳴號者有矣胡不反已以思之物之有望  
於人猶人之有望於天也物之鳴號有訴於  
人而人不之卹則人之處處患難死亡困苦之  
際乃欲仰首叫號求天之卹耶大抵人居病  
患不能支持之時及處囹圄不能脫去之時  
未嘗不反覆究省平日所爲某者爲惡某者



爲不是。其所以改悔自新者，指天誓日可表。至病患平寧，及脫去罪戾，則不復記省。造罪作惡，無異往日。余前所言，若言於經歷患難之人，必以爲然。猶恐痛定之後，不復記省。彼不知患難者，安知不以吾言爲迂。

有子而不自乳，使他人乳之。前輩已言其非矣。况其間求乳母於未產之前者，使不舉已子而乳我子，有子方嬰孩，使捨之而乳我子，其

已子呱呱而泣，至於餓死者，有因仕宦他處，逼勒牙家誘賺良人之妻，使捨其夫與子而乳我子，因挾以歸鄉，使其一家離散，生前不復相見者，士夫遞相庇護，國家法令有不能禁彼，獨不畏於天哉。

蓄奴婢，惟本土人最善。蓋或有病患，則可責其親屬爲之扶持，或有非理自殘，既有親屬，明其事因公私，又有質證，或有婢妾無夫子，兄

弟可依僕隸無家可歸念其有勞不可不養者當令預經隣保自言併陳於官或預與之擇其配婢使之嫁僕使之娶皆可絕他日意外之患也

顧婢僕須要牙保分明牙保又不可令我家人爲之也

買婢妾旣已成契不可不細詢其所自來恐有良人子女爲人所誘畧果然則卽告之官不可以婢妾還與引來之人慮殘其性命也

買婢妾須問其應典賣不應典賣如不應典賣則不可成契或果窮乏無所依倚須令經官自陳下保審會方可成契或其不能自陳令引來之人契中稱說少與顧錢待其有親人識認卽以與之也

族人隣里親戚有狡獪子弟能恃強凌人損彼益此富家多用之以爲爪牙且得目前快意

此曹內既姦巧外常柔順子弟責罵狎玩常能容忍爲子弟者亦愛之他日家長旣沒之後誘子弟爲非者皆此等人也大抵爲家長者必自老練又其智畧能駕馭此曹故得其力至於子弟須賢明如其父兄則可無慮中材之人鮮不爲其鼓惑以致敗家唐史有言妖禽孽狐當晝則伏息自如得夜乃爲之祥正謂此曹若平昔延接淳厚剛正之人雖言

語多拂人意而子弟與之久處則有身後之益所謂快意之事常有損拂意之事常有益凡事皆然宜廣思之

幹人有管庫者須常謹其簿書審其見存幹人有管穀米者須嚴其簿書謹其管籥兼擇謹畏之人使之看守幹人有貸財本與販者須擇其淳厚愛惜家累方可付托蓋中產之家日費之計猶難支吾况受傭於人其饑寒之

計。豈能周足。中人之性。目見可欲。其心必亂。况下愚之人。見酒食聲色之美。安得不動。其心。向來財不滿其意。而克其欲。故內則與骨肉同饑寒。外則視所見如不見。今其財物盈溢於目前。若日日巖謹。此心姑寢。王者事勢稍寬。則亦何憚而不為。其始也。移用甚微。其心以為可償。猶未經慮。久而主不之覺。則日增焉。月益焉。積而至於一歲。移用已多。其心

雖惴惴無可奈何。則求以掩覆。至二年三年。侵欺已大彰露。不可掩覆。主人欲峻治之。已近噬臍。故凡委托幹人所宜警此。

國家以農為重。蓋以衣食之源在此。然人家耕種出於個人之力。可不以個人為重。遇其有生育婚嫁。營造死亡。當厚賜之。耕耘之際。有所假貸。少收其息。水旱之年。察其所虧。早為除減。不可有非理之需。不可有非時之役。不

可令子弟及幹人私有所擾不可因其讐者  
告語增其歲入之租不可強其稱貸使厚供  
息不可見其自有田園輒起貪圖之意視之  
愛之不啻如骨肉則我衣食之源悉藉其力  
俯仰可以無愧怍矣

佃僕婦女等有於人家婦女小兒處稱貸莫令  
家長知而欲重息以生借錢穀及欲借質物  
以濟急者皆是有心脫漏必無還意而婦女

小兒不令家長知則不敢取索終爲所負爲  
家長者宜常以此喻其家

尼姑道婆媒婆牙婆及婦人以買賣針炭爲名  
者皆不可令入人家凡脫漏婦女財物及引  
誘婦女爲不美之事皆此曹也

池塘陂湖河埭蓄水以溉田者須於每年冬月  
水涸之際浚之使深築之使固遇天時亢旱  
雖不至於大稔亦不至於全損今人往往於

亢旱之際常思修治至收刈之後則忘之矣  
諺所謂三月思種桑六月思築塘益傷人之  
無遠慮如此

池塘陂湖河埭有衆享其溉田之利者田多之  
家當相與率倡令田主出食佃人出力遇冬  
時修築令多蓄水及用水之際遠近高下分  
水必均非止利已又且利人其利豈不博哉  
今人當修築之際靳出食力及用水之際奮

臂交爭有以耒耨相毆至死者縱不死亦至  
坐獄被刑豈不可傷然至此者皆由田主慳  
吝之罪也

桑果竹木之屬春時種植甚非難事十年二十  
年之間卽享其利今人往往於荒山閒地任  
其棄廢至於兄弟析產或因一根芟之微忿  
爭失歡比鄰山地偶有竹木在兩界之間則  
興訟連年寧不思使向來天不產此則將何

所爭若以爭訟所費傭工植木則一二十年之間所謂林木不可勝用也其間有以果木逼於隣家實利有及於其童稚則怒而伐去之者尤無所見也

人有小兒須常戒約莫令與隣里損折果木之屬人養牛羊須常看守莫令與隣里踏踐山地六種之屬人養鷄鴨須常照管莫令與隣里損啄菜茹六種之屬有產業之家又須各

自勤謹墳墓山林欲聚錄長茂蔭映須高其牆圍令人不得踰越園圃種植菜茹六種及有時果去處嚴其籬圍不通人往來則亦不至臨時責恠他人也

人有田園山地界至不可不分明異居分析之初置產與買之際尤不可不仔細人之爭訟多由此始且如田畝有因地勢不平分一丘爲兩丘者有欲便順併兩丘爲一丘者有以

屋基山地爲田又有以田爲屋基園地者有  
改移街路水圳者官中雖有經界圖籍壞爛  
不存者多矣况又從而改易不經官司隣保  
驗證豈不大啓爭端人之田畝有在上丘者  
若常修田畔莫令傾倒人之屋基園地若及  
時築疊垣墻纔損卽修人之山林若分明挑  
掘溝塹纔損卽修有何爭訟惟其鹵莽田畔  
傾倒修治失時屋基園地只用籬圍年深

壞爛因而侵占山林或用分水猶可辨明間  
有以木以石以坎爲界年深不存及以坑爲  
界而外又有一坑相似者未嘗不啓紛紛不  
決之訟也至於分析止憑閩書典買止憑契  
書或有鹵莽該載不明公私皆不能決可不  
戒哉間有典買山地幸其界至有疑故令元  
契稱說不明因而包占者此小人之用心遇  
明官司自正其罪矣



分析之家置造閩書有各人止錄已分所得內  
產者有一本互見他分者止錄已分多是內  
有私曲不欲顯暴故常多爭訟若互見他分  
厚薄肥瘠可以畢見在官在私易爲折斷此  
外或有宜勞於衆衆分奔與田產或有一分  
獨薄衆分奔與田產或有因妻財因仕宦置  
到來歷明白或有因營運置到而衆不願分  
者並宜於閩書後開具仍須斷約不在開具  
之數則爲漏闕雖分析後許應分人別求均  
分可以杜絕隱瞞之弊不至連年爭訟不決  
矣

人有求避役者雖私分財產甚均而閩書砧基  
則粧在一分之內令一人認役其他物力低  
小不須克應而其子孫有欲執書契而掩有  
之者遂興訴訟官司欲斷從實則於文有礙  
欲以文爲斷而情則不然此皆俗曹初無遠

見規避於目前而貽爭於身後可不鑒此  
人有已分財產而欲避免差役則冒同宗有官  
之人爲一戶籍者皆他日爭訟之端由也  
縣道貪污遇有析戶印闔則厚有所需人戶憚  
於所費皆匿而不印私自剖析經年既深貧  
富不同恩義頓疎或至爭訟一以爲已分失  
去闔書一以爲分財未盡未立闔書官中從  
文則礙情從情則礙文故多久而不決之患

凡析戶之家宜卽印闔書以杜後患  
人戶交易當先憑牙家索取闔書砧基指出丘  
段圍號就問見個人有無界至交加典賣重  
疊次問其所親有無應分人出外未回及在  
卑幼未經分析或係棄產必問其初應與不  
應受棄或寡婦卑子執憑交易必問其初曾  
與不曾勘會如係轉典賣則必問其元契已  
未投印有無諸般違礙方可立契如有寡婦

幼子應押契人必令人親見其押字如價貫  
年月四至畝角必卽書填應債負貨物不可  
用必支見錢取錢必有處所擔錢人必有姓  
名已成契後必卽投印慮有交易在後而投  
印在前者已印契後必卽離業慮有交易在  
後而管業在前者已離業後必卽割稅慮因  
循不割稅而爲人告論以致拘沒者 官中  
條令惟交易一事最爲詳備蓋欲以杜爭端

也而人戶不悉乃至違法交易及不印契不  
離業不割稅以致重疊交易詞訟連年不決  
者豈非人戶自速其辜哉

凡隣近利害欲得之產宜稍增其價不可恃其  
有親有隣及以典至買及無人敢買而扼損  
其價萬一他人買之則悔且無及而爭訟由  
之以興也

凡田產有交關違 條者雖其價廉不可與之

世範 卷下  
交易他時事發到官則所費或十倍然富人  
多要買此產自謂將來拚錢與人打官方此  
其癖不可救然自遺患與惠及子孫者甚多  
凡交易必須項項合 條卽無後患不可憑恃  
人情契密不爲之防或有失歡則皆成爭端  
如交易取錢未盡及贖產不曾取契之類宜  
卽理會去着或卽聞官以絕將來詞訴切戒  
切戒

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  
買產之家當知此理不可苦害賣產之人蓋  
人之賣產或以闕食或以負債或以疾病死  
亡婚嫁爭訟已有百千之費則鬻百千之產  
若買產之家卽還其直雖轉手無留且可以  
了其出產欲用之一事而爲富不仁之人知  
其欲用之急則陽距而陰鈎之以重扼其價  
旣成契則姑還其以之什一二約以數日而

盡償至數日而問則辭以未辦又屢問之  
或以數緡授之或以米穀及他物高估而補  
償之出產之家必大窘乏所得零微隨即耗  
散向之所擬以辦某事者不復辦矣而往還  
取索夫力之費又居其中彼富家方自竊喜  
以爲善謀不知天道好還有及其身而獲報  
者有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者富家多不之  
悟豈不迷哉

假貸錢穀責令還息正是俗當相資不可闕者  
漢時有錢一千貫者比千戶侯謂其一歲可  
得息錢二百千比之今時未及二分今若以  
中制論之所庫月息自二分至四分貸錢月  
息自三分至五分貸穀以一熟論自三分至  
五分取之亦不爲虐還者亦可無詞而典質  
之家至有月息什而取一者江西有借錢約  
一年償還而作合一立約者謂借一貫文約

還兩貫文衢之開仁借一秤禾而取兩秤浙  
西上戶借一石米而收一石八斗皆不仁之  
甚然父祖以是而取於人子孫亦復以是而  
償於人所謂天道好還於此可見

兼并之家見有產之家子弟昏愚不肖及有緩  
急多是將錢強以借與或始借之時設酒食  
以媚悅其意或既借之後歷數年不索取待  
其息多又設酒食招誘使之結轉併息爲本

別更生息又誘勒其將田產折還 法禁雖  
嚴多是幸免惟天網不漏諺云富兒更替做  
蓋謂迭相酬報也

有輕於舉債者不可借與必是無藉之人已懷  
負賴之意凡借人錢穀少則易償多則易負  
故借穀至百石借錢至百貫雖力可還亦不  
肯還寧以所還之資爲爭訟之費者多矣  
凡人之敢於舉債者必謂他日之寬餘可以償

世軍 卷下  
也不知今日之無寬餘他日何爲而有寬餘  
譬如百里之路分爲兩日行則兩日皆辦若  
欲以今日之路使明日併行雖勞苦而不可  
至凡無遠識之人求目前寬餘而那積在後  
者無不破家也切宜鑒此

凡有家產必有稅賦須是先截留輸納之資却  
將贏餘分給日用歲入或薄只得省用不可  
侵支輸納之資臨時爲官中所迫則舉債認

息或托攬戶兌納而高價算還是皆可以耗  
家大抵曰貧曰儉自是賢德又是美稱切不可  
可以此爲愧若能知此則無破家之患矣

納稅雖有省限須先納爲安如納苗米若不趁  
晴早納必欲拖後或值雨雪連日將如之何  
然州郡多有不體量民事如納秋米初時既  
要乾圓加量又重後來縱納濕惡加量又輕  
又後來則折爲低價如納稅絹初時必欲至

厚實者後來見納數之少則放行輕疎又後來則折爲低價人戶及攬子多是較量前後輕重不肯攬先送納致被縣道追擾惟鄉曲賢者自求省事不以毫末之較遂愆期也

鄉人有糾率錢物以造橋修路及打造渡船者宜隨力助之不可謂捨財不見獲福而不爲且如道路旣成吾之晨出暮歸僕馬無疎虞及乘輿馬過橋渡而不至惴慄者皆所獲之

福也

人之經營財利偶獲厚息以致富盛者必其命運亨通造物者陰賜致此其間有見他人獲息之多致富之速則欲以人事強奪天理如販米而加以水賣鹽而雜以灰賣漆而和以油賣藥而易以他物如此等類不勝其多目下多得贏餘其心便自欣然而不知造物者隨即以他事取去終於貧之况又因假壞真



以虧本者多矣所謂人不勝天大抵轉販經營須是先存心地凡物貨必真又須敬惜如欲以此奉神明又須不敢貪求厚利任天理如何雖目下所得之薄必無後患至於買撲坊場之人尤當知此造酒必極醇厚精潔則私酤之家自然難售其間或有私醞必審止絕之術不可挾此打破人家朝夕存念止欲趁辦官課養育孳累不可妄求厚積及計會

司案拖賴官錢若命運亨通則自能富厚不然亦不致破蕩請以應開坊之人觀之

起造屋宇最人家至難事年齒長壯世事諳歷於起造一事猶多不悉况未更事其不因此破家者幾希蓋起造之時必先與匠者謀匠者惟恐主人憚費而不爲則必小其規模節其費用主人以爲力可以辦銳意爲之匠者則漸增廣其規模至數倍其費而屋猶未及

半主人勢不可中較則舉俱鬻產匠者方喜  
 興作之未艾工錙之益增余嘗勸人起造屋  
 宇須十數年經營以漸為之則屋成而家富  
 自若益先議基址或平高就下或增卑為高  
 或築牆穿池逐年漸為之期以十餘年而後  
 成次議規模之高廣材木之若干細至椽桷  
 籬壁竹木之屬必籍其數逐年買取隨即斲  
 削期以十餘年而畢備次議土石之多少皆

亦不自困  
 不如此則存心  
 強為富不仁也  
 必能久享也

預以餘力積漸而儲之雖僦雇之費亦不取  
 辦於倉卒故屋成而家富自若也

近世老師宿儒多以其言集為語錄傳示  
 學者益欲以所自得者與天下共之也然  
 皆議論精微學者所造未至雖勤誦深思  
 猶不開悟况中人以下乎至於小說詩話  
 之流物賢於已非有裨於名教亦有作為  
 家訓戒示子孫或不<sub>考</sub>評傳焉未廣采朴

世範 卷下  
鄙好論世俗事而性多心人有能誦其前  
言而已或不記憶續以所言私筆之久而  
成編假而錄之者頗多不能徧應乃鋟木  
以傳昔子思論中庸之道其始也夫婦之  
愚皆可與知夫婦之不肖皆可能行極其  
至妙則雖聖人亦不能知不能行而察乎  
天地今若以察乎天地者而語諸人前輩  
之語錄固已連篇累牘姑以夫婦之所與

知能行者語諸世俗使田夫野老幽閨婦  
女皆曉然於心目間人或好惡不同互是  
迭非必有一二契其心者庶幾息爭省刑  
俗還醇厚聖人復起不吾廢也初余目是  
書為倍訓府判同舍劉公更曰世範似過  
其實二請易之不聽終當從其舊云

淳熙己亥上元三衢梧坡袁采書於樂清  
琴堂

鍾呂叙傳

正陽真人鍾離公

正陽真人復姓鍾離名權世號雲房先生爲人  
魁梧不知其始所以得道之因初仕五代石晉  
朝爲中郎將統兵出戰西北土蕃兩軍交鋒忽  
天大雷電風雨晦冥人不相覩兩軍不戰自潰  
鍾離獨騎奔逃山谷迷失道路夜進深林幽澗  
期以全生乃遇一胡僧髻頭拂頰體草結之衣  
引行數里到一村莊曰此東華先生成道之所

將軍可以歇泊揖別而返鍾離未敢驚動庄中  
良久忽聞人語云此碧眼胡僧饒舌相撓庄中  
人披白鹿裘扶青藜杖抗聲前曰來者非晉將  
軍鍾離權否鍾離應曰是老人復曰爾何事不  
寄宿山僧之所鍾離聞而大驚何以知我前來  
子細必異人也是時已失虎狼之威有鸞鶴之  
志不覺回心向道哀求度世之方於是東華先  
生授以長生真訣靈寶畢法之秘且曰內丹既  
成當求外丹以點化凡軀且在塵寰積功累行

以待天詔後度呂純陽於終南山則真人以證  
僊果是時僊脉得人諸天稱慶真人出入於丹  
霄紫府間世益莫知其出處矣其玄言秘訣多  
有遺於後世惟三十九章尤為顯著云華陽真  
逸施肩吾謹序

純陽真人呂公

余始習儒學次好性宗修天爵而棄人爵鄙頑  
空而悟真空人爵徒止於人事頑空不離於因  
緣余乃志慕逍遙心遊雲水尋師訪友往來不

惴驅馳遠問近叅始終不生懈怠陰陽升降默  
取法於二儀性命根基乃歸元於一氣無形無  
象來時止一婦一夫有姓有名去後存三男三  
女九宮臺畔令金男採取黃芽十二樓前使玉  
女妝成白雪水中起火頂分八卦之爻陰內煉  
陽次別九州之氣三花和會化火龍而奮出昏  
衢千日功成駭鶴馭而徑歸蓬島爭奈天機深  
遠不敢輕言聖道玄微難為直說以平日見功

上師已驗之効構成口訣願接後人同登

妙道若能信心苦志終始如一定返洞天不  
塵世因筆云爾大唐多口山人田子叙

### 後序

予大唐丙子四月十四日生於文宗時應舉進  
士凡三舉不第因遊荆江遇苦竹先生傳得高  
奔上聖之法壽七十歲又遇太素真君傳得太  
玄日月之法又壽七十歲復於終南山遇鍾離  
先生得成金丹太乙之功吾初得道年三十左  
日角一黑靨頰華陽巾身着白襪腰繫皂帶每

遊江浙山川爲是風清月白之地神仙聚會之鄉吾道惟度二人第一郭上竈第二趙仙姑法名是何皆吾弟子似聞市人言吾與黃龍叅請賣墨貨藥能飛劍取人頭吾聞大笑且慈悲博濟者道也修而行之者仙也彼釋氏頑空坐守生老病死而已有何可以叅請吾之賣墨必致息氣蓋墨者默也息氣者全神也貨藥者誓救群生也又有劍三口與市人皆同第一斬色慾第二斬貪嗔第三斬煩惱非利刃凡劍也又聞世人愛識吾之貌而畫其像旣識吾之真不如行吾之法旣行吾之法不如行吾之功汝若有志不須見吾世上自有至人觀汝所行默傳汝以成道汝若無志雖與吾携手抵足同眠同起不成道矣田子洞賓書

鍾呂集序

黃魯曾撰

門人曹子東告予曰有鍾呂二僊集知之乎予  
鼓躍願覘旣而手得之如星墜于空中而恍恍  
遇神人也敬展一讀乃知多歌詠之詞老之禮  
曰長言之不足故歌詠之言而至于歌詠窮矣  
凡言有祕而不發值人接物未嘗一易及夫歌  
詠之間不免呈吐如其言之曲婉隱伏者亦嘗  
宣泄此鍾呂二僊之言所以當寶異而體玩之  
也觀其所謂嬰兒姹女赤子黃婆黃芽白雪神



室寶花離位坎胎聖域神胞金虎火龍七返九  
還丹元紫氣石肝雪液紅蓮朱橘七陰一陽尋  
三聚五雖皆藏訣韜真寓形假物而不覺其發  
揮之半教示之幾有神智者特出焉不必論之  
其次有待于佑啟而致曲焉者則因其沈密之  
詞味其潛精之旨且相轉領于世華改心于俗  
態歆慕于清遠之居聳企于寥廓之遊者蓋有  
之也噫知所先後則近庡矣天下豈有依依縵  
綌之多情若利鋒不能割乎固韋焉者而能絕

時逸世耶此二僊之書所以有益于斯人之向  
入者也矧彼學仙道者代代華名時時燦迹其  
心行太高擲二字于一羽識見至達投兆物于  
纖塵所以神契聖流妙孚玄子其相軋類動之  
秘有不可以與知之者但聖判仙凡立分遠邇  
甘泯塵汗何能一得必于是書手挾不舍熟讀  
有絕韋之勤目覽無窮沈思有書紳之切庶乎  
懇懇之誠天人攜手翹翹之想神伍降心始知  
鼎爲我鼎藥爲我藥星辰燦燦于五內卦爻炳

炳于一衷萬歲之基不出于四支之身人真之  
地不遠于七竅之心矣由是循其言若可以入  
其道據其功若可以融其天凝滯之形爲超騰  
之體污濁之命造崇清之化俯瞰生民宛如蟲  
蛆之溷濯于塗穢之中而踊跳不息矣則知向  
道者可不以是書虔奉之而恪習之歟

金丹詩訣卷上

唐純陽真人呂 巖洞賓撰

宋雲峯散人夏元鼎宗禹編

功滿來來際會難又聞東去幸仙壇杖頭春色  
一壺酒頂上雲攢五嶽冠飲海龜兎人不識燒  
山符子鬼難看先生去後身湏老乞與貧儒換  
骨丹

金丹一粒定長生湏得真鉛煉甲庚火取南方  
赤鳳髓水求比海黑龜精鼎隨四季中央合藥

逐三元八卦行齋戒興功成九轉定知入口鬼神驚

勤心久慕希夷道果遇真人指道芽認得坎禽棲玉樹從他離獸駕河車虎龍交邁安神室時日循環作寶花七返九迴功畢後只殮一粒向仙家

若更塵骨亦非難金木交并理最淵抱得金鳥來北海隨將玉兔過秋天三才有備離思助百日無差藥大全少服自然延甲子在他桑海變

成田

爐養丹砂鬢不斑豈干名利住人間已逢至士傳神藥又喜同流動笑顏老子道親分付得少微星許共相攀幸蒙師教甘勞碌處世輸君一箇閒

靈芝無種亦無根解飲能餐自返魂但得煙霞供歲月任他烏兔走乾坤嬰兒只變陽中母姪女須朝頂上尊一得不迴千古內更無冢墓示兒孫

玄門帝子坐中央得壽明長感玉皇天下山河  
和雨露袖中日月混瀟湘坎男廻娉金家子離  
女交騰嫁本郎真箇夫妻能守志莫教惹錯  
陰陽

遙指高岑笑一聲紅霞紫霧面前生每於塵市  
無人識長到山林有鶴迎日弄玉蟾驅鬼魅夜  
煎金鼎煮星辰他時若赴蓬萊洞知我僊家有  
姓名

堪笑時人問我家杖擔雲岫惹烟霞眉

非他說手種金蓮不自誇三尺焦桐爲活計一  
壺春酒是生涯騎龍遠出遊三島夜後無人翫  
月華

世上何人會此言休將名利掛心田等閒倒盡  
十分酒遇興高吟一百篇物外煙霞爲伴侶壺  
中日月鬪嬋娟他時功滿歸何處直駕雲歸大  
洞天

亂雲堆裏表皇都認得深藏一丈夫綠酒醉眠  
閒日月白蘋風定釣江湖長將氣度合天道不

把言詞問世塗山水路遙人不到茅君消息近  
知無

得悟虛無信有哉能交智識辯難猜龍披甲木  
居離位虎踞庚金隱坎胎八卦爻中分四象九  
霄宮裏契三台超凡入聖皆因此爲採寒宮翠  
玉瑰

世人不識水中金看盡丹經理最深窮取坎離  
知否泰方教卯酉自浮沉若歸紫府先由丙要  
採瓊花出在壬詩句直言玄妙訣更於別處莫

### 留心

祖宗陰德嗣承仙爲遇還丹力驗篇金水互并  
歸戊巳寅申教足運時年開爐五彩輝神室入  
腹三魂返洞天認取詩中幽隱意莫於別處問  
真詮

陰採陽收應卦爻合和入鼎虎龍交龍逢虎似  
豺當犬虎遇龍如雀見猫七度推遷居聖域一  
回沐浴動神胞靈丹善易凡夫體鷄餌爲鸞宿  
鳳巢

離宮坎位少人知知者非云逢道基癸母常騎  
白馬子丁公愛養黑龜兒一千日內朝皇主十  
二樓邊卧紫帷莫訝此言多顯煥等閒年限有  
傾時  
海風飄浪颯金船只向空中悟的玄子母乍逢  
堪眷戀君臣纔會喜團圓八方周匝龍行火四  
位推排虎降泉爲報從來修道者煉丹須是水  
鄉鉛

修修修得到坤乾方號人間一醉仙世上光陰

催短景洞中花木任長年形飛峭壁非凡骨神  
在玄宮有別天唯願先生頻一顧更玄玄外問  
玄玄

玄門玄理又玄玄不死根源在汞鉛知是一般  
真箇術調和六一也周天玉京山下羊兒鬧金  
水河中石虎眠妙要能生真本體勤心到處自  
如然

因看崔公入藥鏡令人心地轉分明陽龍定向  
離中出陰虎還於坎上生二物會時爲道本五

金華詩話卷五  
五  
方行盡得丹名修真上士如知此定跨赤龍歸  
玉京

公卿雖貴不曾酬說着仙家便去遊爲挹石肝  
逢蜃海因尋雪液到瀛洲山川醉後壺中放神  
鬼閒來匣裏收據見目前無箇識謾將盃酒混  
凡流

世情雲雨訪相孤電閃雷聲振八都長去亂山  
添霧露不來平地救焦枯和融春色迷花逕結  
搆秋風害旅途棄却三間破茅舍臨時看得幾

年無

萬卷仙經三尺劍劉安聞說是知音杖頭春色  
一壺酒爐內丹砂萬鎰金幾度醉眠山路口閒  
來遊釣洞庭心相逢相遇知多少只恐冲天沒  
處尋

因思往事却成愁曾讀千文第十三武氏死時  
應室女陳王歿後是童男兩輪日月從他載九  
箇江猪一擔擔下音單盡日無人話消息一壺春  
酒且醺酣

風霜三尺鬼神愁大袖高冠得自由喜極笑前  
歌越曲怒來眉際拔吳鉤自從碧海離三島不  
上朱門謁五侯半醉謬然攘臂立問誰懷抱有  
冤讐

未煉還丹且煉心丹成方覺道元深每留客有  
錢沽酒誰信君無藥點金洞裏風雷歸掌握壺  
中日月在曾襟神仙事業人難會養性長生自  
在吟

鐵牛畊地種金錢刻石兒童把貫穿一粒粟中  
藏世界二升鐺內煮山川白鬚老子眉垂地碧  
眼胡兒手指天若曉此中玄會理此玄玄外更  
無玄

箕星昴宿下長天凡景寧教不謬然龍出水來  
鱗甲就鶴冲天去羽毛全塵中教化千人眼世  
上難知爾訝篇自是凡流福命薄忍將微妙與  
輕傳

曾隨劉阮醉桃源未醒人間欠酒錢一領布裘  
權且當九天回日却歸還鳳毛襖子非爲貴狐



六金丹言訪者 七  
被裘裳欲比難只此世間無價寶不然火裏試  
燒看

九曲江邊坐卧看一條長路入天端慶雲捧擁  
朝黃道瑞氣徘徊處白烟鉛汞此時為至藥坎  
離今日結成丹功成濟命長無老只在人心不  
是難

黃芽白雪兩飛金行則高歌醉則吟日月暗扶  
君甲子乾坤自與音精靈滅跡三清劍風  
雨音弄琴的當南音處莫教鶴去上

天尋

龍睛龜眼兩相和丈六童男不奈何九盞水中  
煎赤子一輪火內養黃婆月圓自覺離天網功  
滿方知出地羅半醉好吞鸞鳳髓勸君休說念  
彌陀

金鎚灼灼舞天堦獨自騎龍去又來高卧白雲  
觀日窟閒眠秋月擘天開離花片片乾坤產坎  
藥翩翩造化栽晚醉九巖回首望北邙山下骨  
皚皚

畧將玄理問同徒丹訣鉛霜悟也無鶴性自閒  
冲碧落道昭因靜見功夫龍吟瑞彩籠金鼎虎  
嘯祥風射玉爐九轉未成終日候已知名姓列  
仙都

真人善會採瓊花與汞爲親合破瓜四象足歸  
黃世界五方全號紫河車能塗朽殼成堅體善  
漑枯根發嫩芽便是淮南王法度帶將鷄犬向  
仙家

大藥君須自琢磨休將凡類配甘和陰陽若不  
分時刻寒暑相形豈柰何金火一爐騰紫氣玉  
泉千派湧如波先賢明露丹臺旨幾度靈烏宿  
桂柯

一片澄清一朵花白芙蓉裏紫丹砂裏中物外  
應無敵天上人間事莫加金虎乍降潛黑彩火  
龍初伏變黃芽神明洞徹歸真景不遇奇人不  
得誇

杳冥公主洞房間恍惚深藏二八顏七返煉成  
紅玉液九還煉就紫金丹無爲造化無爲物有

理修持有理關日月暗符龍鬪穩好乘烟棹入  
三山

認取明明志在堅此燈中有火鈴僊黑金煉就  
凝朱橘白汞熬成逗紫烟爐閉八關終九五藥  
經七返必三年玄珠透上崑崙頂日月循環自  
已天

一般名物兩般稀艮母潛藏萬歲基龍送電光  
丹已伏鳳幡精彩火難飛真生賴得丁公力不  
滅休勞甲子推自固靈臺何所滅月娥金殿紫

### 綃衣

速拋塵網勿令遲掣電流年即可知欲得制降  
金虎子先須擒取火龍兒丹元易象看成日紫  
氣盈衝待化時大藥只因心志得不勞身外覓  
靈芝

六均何事與風騷執控玄機命可逃四一夫妻  
情繾綣二三男女各勤勞紅塵自覺難拘束紫  
府誰知位轉高莫訝清貧忘俗態好將名字列  
仙曹

雨雪霏霏天已暮金鍾滿勸撫焦桐詩吟席上  
未移刻劔舞筵前疾似風何事行盃常午夜忽  
然怒目便騰空不知誰是虧忠孝携箇人頭在  
坐中

日爲陳解月呼丹華夏諸侯肉眼看仁義異如  
千越異世情難似泰行難八仙煉就終成藥四  
海磨來照膽寒平却不平千萬萬騎龍拍劍上  
三天

春盡閒閒過落花一回舞劍一吁嗟常憂白日

光陰速每恨青天道路賒本志不求名與  
心只慕水兼霞世間萬種浮沉事誰能達理似  
余家

修身天地出埃塵造化工夫只在人早使青龍  
拋地網豈知白虎出天真絲絲有路誰留我默  
默忘言自合神擊劍夜深歸甚處披星帶月斫  
麒麟

半醉巖前度幾秋騎龍駕鶴永無憂鼎鍾千指  
非吾事坎離兩卦是奇籌獨坐蓬萊觀宇宙靜

驅神馬看瀛洲誰爲不平心裏事解冤何必取  
人頭

隨緣信業任浮沉似水如雲一片心兩卷道經  
三尺劍一條藜杖七絃琴壺中有藥逢人施腹  
內新詩遇客吟一味汞添千載壽一丸丹點半  
斤金

無功功裏用無功功外無功合聖功識得坎離  
居上下任從烏兔走西東丹霑瓦礫爲珍寶老  
餌刀圭返幼童此道幽微人少會字中隱義道

居中

當年詩價滿皇都掉臂西歸是丈夫萬頃白雲  
獨自有一枝仙桂阿誰無閒尋渭曲漁翁引醉  
上蓮峰道士扶他日與君重際會竹溪茆舍夜  
相呼

四海皆忙一箇閒人人人口內說塵緣知君有道  
來山上何似無名住世間十二樓臺藏秘訣五  
千言內隱玄玄方知鼎貯星辰藥乞取刀圭一  
粒看

日影光中合自然奔雷走電入中原長騎赤馬  
趨黃屋大啓朱門泛碧泉怒拔昆吾歌聖化喜  
陪孤月賀新年方知却是神仙物得遇仁人始  
授傳

五嶽灘頭景象新仁人方達杳冥身天機運處  
三元靜地脉通時萬物生且曉谷神修大道罷  
論性理欲尋真明明說與中黃路霹靂聲中自  
得神

欲陪仙侶得身輕飛過蓬萊徹上清朱頂鶴來  
雲外接紫鱗魚向海中迎嫦娥嫩桂花先吐王  
母僊桃子漸成下瞰日輪天欲曉定知人世久  
長生

莫怪愛吟天上詩蓋緣吟得世間稀慣飧王母  
洞中飯曾着蓬萊宮裏衣馬踏日輪紅霧捲鳳  
喃月角碧雲飛何時再控青絲轡又掉金鞭入  
紫微

雲鬢雙明骨更輕自言尋鶴到蓬瀛與論草藥  
皆知味問着神仙盡得名夜冷赤龍穿碧洞枕

寒丹鳳向銀城來春又擬携筇音叩竹杖也去爲憶

軒轅海上行

天生不散自然心成敗從來古與今得路應知  
皆出世迷塗終是在埋沉身邊至藥須攻鍊物  
外丹砂且細尋咫尺洞房仙景在莫隨波浪沒  
光陰

自隱玄都不計春幾回滄海變成塵天宮殿裏  
朝元始金闕宮中拜老君悶即試乘千歲鶴閒  
來高卧九天雲我今學得長生法未肯輕傳與

世人

每朝元始訪仙家恣上崑崙嚙月華玉女控攏  
蒼獬豸山童提揆白蝦蟆時斟海上千年酒慣  
摘壺中四序花今在塵寰人不識看看揮袖入  
烟霞

凡骨蛻來知幾載碧峯高卧餌玄霜青城占雪  
圍松榻仙掌留雲障石房鳳闕每攀瓊藥嫩蟾  
宮時折桂花香爛然翠錦曾相啓許我同遊玉  
帝鄉

琴劍酒碁龍鶴虎逍遙落魄永無憂閒騎白鹿  
遊三島悶駕青牛看十洲碧洞遠觀明月掌青  
山高隱伴雲流時人若要還如此名利華浮即  
便休

結交常與道情深日月隨他出又沉若要自通  
雲外鶴直須志鍊水中金丹成只恐乾坤窄餌  
了寧憂疾患侵未去瑤臺姑混世不妨盃酒喜  
閒吟

曾將金鼎鍊神丹始向元中認得元恍惚至精

歸二八分明刻漏數三千離藏真火成真汞坎  
孕靈砂作正鉛不向此中求妙藥更將何物去  
朝天

浮生不實爲輕忽衲服深藏奇異骨是非了達  
世間人焉能物外通無物共語凡兮情兀兀若  
獨行時輕拂拂一點刀圭五彩分飛丹走入神  
仙窟

留題詩六首

題岳陽樓



朝遊南越暮蒼梧袖有青蛇膽氣麤三入岳陽  
人不識高吟飛過洞庭湖

題湖州東林

西隣旣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造來  
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

題龍虎山

龍虎道士高且潔不下山來經歲月星辰夜禮  
玉簪寒鳥兔時馴金鼎熱

題廬阜

秋景蕭條葉亂飛庭松影裏坐移時雲迷鶴駕  
何方去仙洞朝天有我期  
一日安閒一日仙六神歡樂體安然丹田有寶  
無人識對鏡無心問甚言

鍾弱翁題何山

草鋪橫野六七里笛弄晚風三四聲歸來飽飯  
黃昏後不脫簑衣卧月明

呂丹訣上卷

無人結搆無心問甚言

一日安閑一日山六時嬉樂豈然丹田有寶

向大夫山同神天有符映

外景蕭蕭素屬張家休得真坐修却雲卷

金丹詩訣下卷

七言絕句三十首

捉得金精作命基日晷東畔月華西於中鍊取  
長生藥服了還同天地齊

朝遊海上暮還山洞中日月我為天匣藏寶劍  
時時吼不遇當人誓不傳

天下都游半日功不須跨鳳與乘龍偶因博戲  
飛神劍摧却終南第一峯

欲得延年先伏心休貪利祿恣荒淫祇將泰定

調神氣千日無虧滿鼎金

南山東畔忽相逢握手丁寧語似鍾劍術已成  
君別後欲除害處斬蛟龍

龍眉卓豎惡精神萬里騰空一湧身背上匣中  
三尺劍爲天用斬不平人

劍氣星奔萬里塗風雷隨處雨聲麤人頭携到  
妖魔盡騰步高吟過五湖

養得兒形似我形我身枯悴子光精生生世世  
長如此爭似留神自養身

學道須教徹骨貧囊中只蓄兩三文有人問我  
修行法遙指天邊日月輪

三畝丹田無種種種時須得赤龍耕曾將些子  
教人種不解修持道不生

不用梯媒向外求還丹只在體中收莫言大道  
人難得自是功夫不到頭

不負三光不負人不欺神道不欺貧有人問我  
修行法只種心田養此身

飲酒須教一百杯東浮西泛自梯媒日精若與

金華合有箇明珠走上來

閃爍龍光神物飛好憑心事莫相違傳時須賴  
乾坤力便徹三清透紫微

混元海底隱朱輪內有青童玉帝宸白雪神符  
潛姹女靈胎鎮守太元君

莫怪瑤池消息稀只緣塵事隔天機若人尋得  
水中火有箇黃童上太微

偃岳拍手葫蘆舞過嶺穿雲桂杖飛來徃八千  
消半日金州南畔有松扉

甕子如金藥已黃上升下降續神光三元一會  
經年靜這箇壺中日月長

搖倒葫蘆掉却琴倒行直上卧牛岑水飛石上  
迸如雪立地看天坐地吟

精養靈根氣養神此真真外更無真僊人不肯  
分明說迷却千千萬萬人

火輪些少出神州用力勾般使鐵牛赤心運上  
崑崙頂誰識還丹號紫遊

磨礪清風三尺劍袖裏金鎚不亂揮但是聳人

須一報豈教仙道不男兒  
 惜精惜氣惜元神精養丹田神養身一氣長隨  
 天地運三才並立萬年春  
 天邊烏兔時相會我有羲蟾亦遇逢此處若能  
 知火候凡夫平地上僊宮  
 肘傳丹篆千年術口誦黃庭兩卷經鶴觀古壇  
 槐影裏悄無人跡戶長扃  
 吾家本住在天涯零落白雲攢石梯蓬島海東  
 逾萬里依舊歸來路不迷

金丹藥物世無知縱有知之火候迷不肯降心  
 誇富貴如何學道論尊卑  
 我自忘神心自悅跨水穿雲來相謁特問黃芽  
 肘後方大道玄微怎生說  
 時人若擬去瀛洲先過巍巍十二樓自有電雷  
 聲振動一池金水向東流  
 獨上高山望帝都黑雲散後月還孤茫茫宇宙  
 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

五言四韻四首

金丹言直  
通道復通玄名留四海傳交親一拄杖活計兩  
空拳要菓逡巡種思杯旋鑄錢豈知來混世不  
久却迴天  
二十四神清三千功行成寒雲連地軸聖日滿  
天明玉子偏宜種金田豈在耕此中真妙理誰  
道不長生  
妙妙妙中妙玄中玄更玄動言俱演道語默盡  
成仙在掌珠還異當空月皎然他時功滿後直  
入大羅天

散仙無人識佩劍入大唐回首南北看無意却  
歸鄉昨者摩尼殿早覺掛衣黃風行一陣黑百  
鬼盡消藏

六言八句一首

春暖群花半開逍遙石上徘徊獨携玉律金訣  
閒踏青莎碧苔古洞眠十九載流霞飲幾千盃  
逢人莫話閒事笑指白雲去來

歌行詩十首

造酒歌

我自造酒從無入有以日月精爲麴用五行氣  
爲粥二味和勻十二時熟一壺香美馥馥郁郁  
子後斟殮萬神俱足神聖之酒常飲盈口醉入  
希夷元和未守大道猶茲知之不朽

下棋歌

因看黑白愕然悟頓曉三百六十路惟有一路  
居恍惚正是金液還丹處一單行一子強無爲  
隱在征爭鄉龍泉雙關虎口上黑白相擊迸紅  
光金土熱神光烈嬰兒死在中央穴水火尅南

北戰對面施功人不見羊鹿三車不暫停誰知  
局前生死變人拚處我須攻始見陰陽返覆中  
九重鐵鼓射透過我與凡夫事不同真鉛真汞  
真龍虎返命丹砂隱帝宮幸然得到無爲地變  
得長生路不窮

妙手從來我自知雙關衝過斷斜飛當中一點  
死還活聚五成丹世上稀行休速兮坐休遲兩  
望中間別有機分明有箇長生路只爲時人着  
處迷

天地一碁盤日月作子細一着無人知箇中脫  
生死

窰頭坯歌

窰頭坯隨雨破只爲未曾經水火若經水火燒  
成磚留向人間千萬年圭角堅牢不復壞扣之  
聲韻堪磨鐫凡水火尚成功堅牢萬載誰能窮  
修行路上多少人窮年煉養費精神不道汞經  
真水火無常一旦臨君身既不悟終不悔死了  
生來借精髓主張正念大艱辛一失人身爲異

類君不見洛陽富鄭公說與還丹如盲龍

音龍

迷不悟修真理安知潛合造化功又不見南都  
張尚書服藥失明神氣枯不知還丹本無質及  
傷金石何大愚又不聞三衢趙悅道參禪作鬼  
終不懊修完身體在何邊辯捷語言終不了窰  
頭坯隨雨破便是修行這幾箇大丈夫起覺性  
了盡空門不爲證伏羲傳道到如今窮理盡性  
至於命了命如何是本源先認坎離并四正坎  
離即是真帝家見者超凡瀆入聖坎是虎離是



龍二體本來同一宮龍吞虎嚼交化功離合浮  
沉初復終剝而復否而泰進退往來定交會弦  
而望朔而晦消息盈虛相匹配神光深入水晶  
宮飲啜醅醐清更濃餌之三月功便成金筋玉  
骨身已輕此箇境中惟自樂上昇早得朝三清  
三清坐位我亦有本來只奪乾坤精飲凡酒餌  
鹽腥哺養元和冲更盈自融結復光明變作玄  
珠飛玉京瀕臾六年腸不餒血化爲膏體不毀  
不食自然真絕粒氣漸充盈肢體強既絕粒壽

外不滯精女子脩成不漏經精不漏今身不朽經  
不滯今可長生若曉此玄玄外法便是長生物

### 路鉛

余聞世上有金丹學者如麻達者難不在市廛  
不在山元來只在咫尺間咫尺間人不識子後  
午前氣裏覓又言行氣非消息身命不從氣裏  
得千人行氣千人死烹煉真炁不如此神仙大  
藥只憑丹一粒可壽千萬年三十六氣按成法  
子後午前無暫歇堪嗟愚徒去叅禪一團一隊

鬪巧言巧言雖多難免死真箇佛法不如此真  
箇佛法便是道一箇孩兒兩箇抱二氣結成一  
粒丹更去何處覓神仙覷着刀圭不認真執着  
行氣誤了身朝暮行氣幾時了金丹自在不尋  
討金丹只是百日功黃芽便長三田中三田若  
得黃芽在一萬年中身不壞收得陰精陽在裏  
顛倒思量全在已左手捉住青龍頭右手擒定  
白虎尾一齊入口總甘甜味方知此藥馨香美到  
頭只是水中金誰識神仙真妙理

我種在黃田五龍吐水日夜澆灌蔭長一花生  
五葉得新鮮子團圓圓光現滿周天若晴時海  
也乾是真言我師度爾作神仙神仙秘法信難  
逢除非識祖知宗無憂樹下引雙童二姓通崑  
崙上起清風霎時送上泥丸宮透徹金關十二  
重便有霞光迴返照照虛空教爾上天宮水晶  
宮萬歲養嬰童

可惜許

可惜許可惜許可惜元陽宮裏主一點既出顏

色枯百神泣送真陽去三彭喜七鬼舞血敗氣  
衰何所補靈源真物屬他人赤宅元君誰做主  
勸世人須慕道休慕色慕色貪姪有何益不念  
形骸積漸枯逢人強說丹砂力丹砂力人難識  
誰人肯向身中覓靈源經裏號真鉛丹華訣內  
名金液三茅真君喚作一子得一時萬事畢聖  
人秘一不能傳不曉分明暗如漆一神去百神  
離百神去後人不知幾度欲說不欲說臨時下  
口泄天機一神離百神悲後日如癡我今念念  
說向汝說時又恐泄天機男子修成

### 長生歌

與君直說長生理世上能有幾人知爭名逐利  
心如火那箇回頭問道機哀哉忙忙世上人箇  
箇不醒似夢人夜眠晝走豈知老貪戀榮華秋  
復春秋復春兮去如飛不學長生待幾時長生  
有路無人見只在眼前人不知君不知今爲君  
指還丹大要在神水真火煉就結成鉛真鉛結  
汞龍鳳髓膩如膏白如雪神仙雷下真秘訣煉  
歸元海號還丹萬神靈兮三尺滅三尺滅兮壽

無數把定靈關降龍虎三千功行自能靈返老  
還童歸洞府運匹配逆順取坎男離女喜同歸  
子毋相親美貌舉人人認取本來宗自古神僊  
訣盡同朝朝只在君家舍何勞外覓走西東勸  
君急急君須修莫待紅顏變白頭忽然至寶離  
身去永劫千生何處求

勸喬公歌

與君識面皇州裏陶陶動便經旬醉醉中徃徃  
却尋真所不爲他名與利勸君休戀浮華景速

須認取煙霞程煙霞欲去如何去先須肘後飛  
金晶金晶飛到上宮位上宮下宮都來迎自然  
鉛汞涓涓生送歸元海作雷聲從此夫妻須歡  
會終始踴躍情無外日月却來伴我間卦候翻  
成地天泰一浮一沉陽煉陰陰盡方知此理深  
欲識根源何處是分明只是水中金喬公喬公  
急着手莫逐烏飛兼兔走何如修煉作真人塵  
世勞生終不久誰道神仙沒得來須信神僊無  
則有

大道求閒歌

本來大道出塵寰幸得天公賜我閒功未就時  
且雲水功成昇舉列仙班紛紛多少迷途者却  
道神仙路渺漫不識箇中尋氣祖豈能一裏去  
尋三歸根自有歸根竅復命還須復命源牢鎖  
太虛空內寶此中日月久非難二物結凝方是  
藥赤烏吞兔始成丹冲和煉就純陽體素質生  
成勝玉顏若問希夷誰是祖乾坤產就杳冥間  
長短句五首

沁園春

七返還丹在人先須鍊已待時正陽初動中宵  
漏永温温鉛鼎光透簾幃造化爭馳虎龍交邁  
進火工夫牛斗危曲江上看月華瑩淨有箇烏  
飛

當時自飲刀圭又誰信無中養就兒辨水源清  
濁金水間隔不凶師指此事難知道要玄微天  
機深遠下手速猶太遲蓬萊路杳三千行滿  
獨步雲歸

步蟾宮

坎離交會分子乍

識自家宗祖地雷發動

山頭南漸澆灌

山土

金精鎖定關牢田

甲庚要降龍虎有人來問

阿誰傳但只道生

王姓呂

虞美人

金丹百數人難曉今日都明了只將日月定浮

沉一往一來消息水中金

雲蓋鼎三家照溫養玄珠小一聲虎嘯與龍吟

最好是滿園白雪晃瓊林

西江月

道在虛無一炁生天生地生人都來些子氣精  
神總是玄門捷徑龍吟南山汞髓虎吞北海鉛  
精依時交媾大丹成火候全憑藥鏡

六么令

東與西眼與眉偃月爐中運坎離靈砂且上飛  
最幽微是天機你休癡休不知

金丹詩訣下卷終

南嶽遇師本末

斗城雲峯散人夏元鼎宗禹編

予科試童子應舉覓官師六經友七子凡綴榜者五主學者三無文不習耻物不知顯之爲禮樂幽之爲鬼神大之爲古今事物之變微之爲農圃工役之冗以至太乙壬遁書筭騎射咸精其能兵機將畧尤深屬意手編古今陣法武經撮要見者敬之 開禧進取鄉先達文懿蔡公薦於江淮制閩葉先生之幕驅馳艱危以泗州

安豐軍賞保奏真命續次講解隨司寢罷客於  
玉京每挾策從游鼓篋同場者皆飛黃騰踏或  
者謂龜不自靈必招天譴積感熏心疾病間作  
日事藥餌邈然無功有羽流進以導引吐納之  
法頓然康愈因知藥在吾身不假外物漸生信  
向凡遇三清道友望而加敬 嘉泰壬戌遇關  
西閔先生授以三田還返入道丹基遵從師訓  
行持朞月隨用輒効舊疾頓除精神百倍會  
朝家分江淮閩寄於楚臺應師純之首加錄用

專主忠義局務至賈帥涉經理山東則披  
茅於漣水攝邑攝倅於朐山犬羊爲群鹿豕爲  
伍寧無干進之望時陳傅巖東海失利制檄促  
還山陽應煩難差使興利除害無一敢辭 嘉  
定庚辰張琳以山東叛南北不通制閩懼  
清朝督過密遣啣命使齊艱苦萬狀僅得生全  
當時固諾以京秩賞矣徒因寶壘納忠竟成畫  
餅蹭蹬南轅精誠耿耿擬將太乙遁甲靈文上  
奏天庭下祈心事特往龍虎山設醮受籙虔禱



於正一真君其言曰未登龍虎榜且登龍虎山  
一見三清易三年一第難劍埋光射斗鷄鳴曉  
度關乾坤誰整頓擬伴赤松閒是夜忽夢神人  
語之曰四十修真學道金魚要換金丹龜齡鶴  
筭不知年子其勉之當拜赤城師矣意初未決  
有曉之者謂仙跡靈祠多在西蜀時鄉人曹丈  
器遠持節潼川欲往過之因游諸洞府可以訪  
道遂歷湖湘到南嶽祝融峰前忽遇一人鬚頭  
草屨碧瞳丹臉約弱冠年也始欣然若趨相接

再復避去因躡蹤挽之則怒厲欲脫身走且曰  
汝欲執我道籃取何物也予對曰求一主人公  
耳先生笑曰主人公在裏耶在外耶對曰兩箇  
都要得之望先生慈悲特賜接引先生曰且問  
汝有主人公否因執先生手曰只此便是先生  
曰不關汝事予對曰若非這箇主人公如何點  
化得此間主人公先生大笑曰又却是恁底汝  
心口能相應否對曰言是心聲先生曰好好我  
隨汝同行不必提我道籃恐人笑汝官員失體

可自上轎予對曰今欲予搏日月安爐裏況此  
道籃乎先生曰我更與汝竹杖子可會把捉否  
對曰過河須用筏今得先生此杖決可扶持而  
渡愛河慾海矣先生呵呵笑曰滿汝心願遂執  
其藜杖挽先生下山到邸次惟恐其去也先生  
眼閃如電笑容如春異香滿身精神映物止露  
臂披一背心腰包而已敬延炷香請問其目凡  
平生修真秘訣行功打坐搬運出神小法旁門  
三千六百無一不與引證先生且詰難曰汝如

此精切三乘萬法一一見驗宦海浮生已爲難  
得又更何求予對曰十餘年間專心辨道博覽  
丹經凡三閱大藏秘典親編琅函道要皆謂真  
鉛真汞產在先天視乎無窮聽乎無極聖人傳  
藥不傳火四大一身皆屬陰不知一點真陽果  
在何處一粒金丹果是何物雲房曰我有一箇  
神仙法不在三千六百門又果何事耶願先生  
與慈濟度特賜指迷先生曰通天地人曰儒世  
間假儒腐儒多矣一見談玄說道便謗訕其怪

誕無倫不知其坐井觀天自習學時拘於時文  
及竊祿後困於舉削奔名競利無須臾寧兒女  
滿前陷恩愛穿以苦爲樂以妄爲常豈知自背  
師訓不明儒家宗旨且如孔子老子莊子列子  
顏子孟子所說何事予不暇舉道經秘文以重  
汝疑姑明儒書之心印以解汝縛予畧口述汝  
可筆記遂舉孔子贊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  
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此  
是虛言還是實用老子曰恍恍惚惚其中有物

杳杳冥冥其中有精其精至真其來至信此又  
是何物莊子曰昔黃帝見廣成子順其下風膝  
行而前求其至道廣成子曰至道之極昏昏默  
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淨必清無  
勞汝形未嘗衰壞黃帝再告願求至道乃曰得  
吾道者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  
與天地爲常是謂神遊大空八極之道也帝方  
悟遺其玄珠使知索使離明索契詬索索之皆  
不得乃使罔象罔象得之黃帝曰異哉罔象乃

可得也列子曰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仲尼耶曰是也曰何以知其聖乎曰吾嘗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孰謂聖人曰老聃之弟子亢倉子學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駭使禮聘亢倉子乃問耳視目聽之道如何對曰傳之者有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卒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柰何寡人願終聞之亢倉子曰我體

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而已顏子之心齋坐忘終日不違如愚孟子之善養浩然充塞於天地之間以上二聖四賢不知理會何事予對曰此道雖知爲儒者之用皆是正心誠意懲忿窒慾推之以治國平天下耳實於修真玄關未徹奧妙敢告先生憫惻不賜鄙絕十世夙緣千生遭遇點鐵成金實在今日先生曰汝看悟真篇有前行須短後須長參同契曰日合五行精月受六律紀還知曉否對曰雖知大

道在是未免臆度半信半疑終非洞徹告先生  
抽關啓鑰發明所昧誓爲呼鸞喚鶴之役以報  
隆天厚地之恩遂擇酉時投誓狀陳金寶質信  
香幣禮儀再拜酌酒設立聖位以作證明誓詞  
曰富貴利達眼眩空花性命玄微道生實果欲  
得正真受用須求哲匠師承敬惟雲水先生德  
欽鬼神道伏龍虎雖天地而莫測宜父子而不  
傳然於太上種子不可無人而化外有生亦嘗  
受教孰是玄中之妙曷爲有中之無偃月爐太

乙爐决非下土神室位橐籥位豈是凡材水源  
清濁自何而分火候抽添從何而驗一點真陽  
果何物五行攢簇在何方眉毛眼睫吐斗何關  
心腹腎腸中宮何處既非默朝上帝如何烹鍊  
金丹願質群疑揚明大道倘或泄慢陰譴眇躬  
伏惟天日鑒臨道師弘度謹狀先生曰窮理盡  
性以至於命雖孔門子貢不可得而聞况後世  
乎惟太上慈悲不絕種子世代有人蓋性由自  
悟命必師傳自悟者如釋氏之叅禪師傳者是

金丹之大道雖曰二事其實一理上古高真口授心傳不立文字合用金魚玉鴈以表虔忱金玉以取其堅魚鴈以取其信軟血飲丹納誠納款禮像君臣恩猶父子千生百世不敢寒盟違者殃及九祖禍及一身今汝訪道有年必知常禮今又如此老草予對以旅中倉卒難辦今只以行囊所有除文字道書外盡納與先生只留半月日糧可回家山足矣時鄉知趙監丞德父知信州也先生曰汝還有多少行囊予對以金

帛等約計一千餘楮先生曰好好一切難捨毋過已財今汝既無吝色我亦無隱情可逐件把來我自封提記了若縑帛鄭重汝却自變易取錢爲裹糧計應黃白官楮可輕齎者我自把去不妨予欣然請先生封號便以道籃腰包作挑檐裝束先生嬉笑自若以大白舉酒一斗鯨吸而盡遂普說前所錄孔子老子莊子列子顏子孟子之心傳且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即是此理故莊子曰南海之帝爲

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混沌儵與忽相遇於混沌之地則二物烹於土而成丹矣其南北稱海者言清濁之源而儵忽混沌者言水火之用蓋儵言火中之水而忽言水中之火而中央之土則火其母也火能生土土旺則克水故中央不稱海而獨言混沌者以烹鍊水火於中宮而結胎生丹於混沌混沌者始初未形之兆使天地水火金木生成之氣儵忽鍊於中宮之位則黃芽生矣故曰二物會時爲道本五方行

盡得丹名由是觀之則涕唾精津氣血液皆是底滯撓敗之物一出而不可復返豈非陰乎心肝脾肺腎口鼻皆是有形有質之具作用有時而成敗孰爲道乎惟真鉛真汞產在先天一點靈明不垢不淨百姓日用而不知聖人能究其本原故佛爲金仙有此摩尼珠也道爲金丹有此一刀圭也此正散一成萬合萬成一子得一萬事畢矣何在於面壁打坐行氣導引乎予即悟曰洞賓謂一粒粟中藏世界二升鐺內煮山

川道在眼前人不見秦皇漢武謾求仙今日莫  
大天幸得聞玄妙驚喜感泣若沉魂再生先生  
曰汝真伶俐衲僧一撥便轉已知金丹之藥物  
耳若火候幽微當待月出可以語子矣及三鼓  
月上先生指出天機造化洞洞屬屬心開意解  
頓徹玄關之妙先生又曰今日二十三好日非  
徒令汝知有此理且便欲汝一得永得超於彼  
岸所謂存無守有頃刻而成用之不可見見之  
不可用者非異事也遂遵師訓行之果應顯化

通神靈明妙用風雲發泄於七竅坎離消長於  
一身鉛汞真凡迥然不同水源清濁涇渭頓別  
浮沉則天淵有間賓主則輕重有權五行攢簇  
而無一不備四象合和而抱一守中真陽初不  
在精津火候初不在卦象尾閭非閉精之地口  
鼻非玄牝之門敲竹喚龜不是採陰吞霞吸日  
不是採陽默朝上帝徒然虛熱上攻打坐無爲  
謾爾陰神出殼混元作用則頭上安頭胎息注  
想則氣中感氣曲徑旁門三千六伯金丹大道



全不相關仙師曰壺中日月添精氣鼎內紅蓮  
湧碧波側耳聽聲聞姹女嬰兒見藥便飾鑼又  
曰泰卦方知二氣平鼎中真藥甚分明龍吟虎  
嘯真堪聽電轉雷聲蟄轉驚春氣融融真火降  
手搏日月入金城功成行滿天皇詔不許旌陽  
專美名予對曰真火本無候大藥不計斤都來  
片餉工夫永保無窮逸樂信斯言也遂舉似以  
拜謝先生祝爲真人先生曰汝識真人否黃巢  
殺人八百萬皆以爲非人後斬一白血者曰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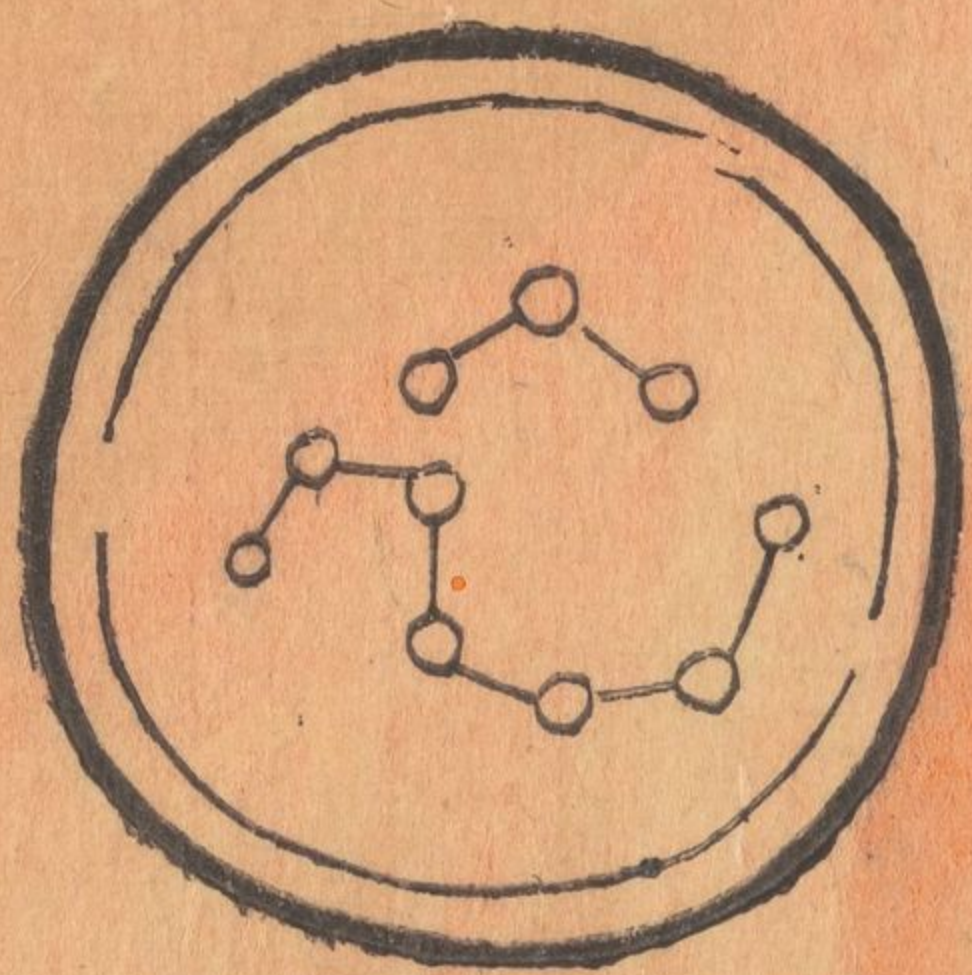
真人也今汝修金丹大道先使氣凝爲津津化  
爲血血變爲膏日中無影方爲真人予承師訓  
便覺身心輕快終夜不寐先生曰汝性直多知  
必招魔難當求清虛淡薄課一秘文可以消弭  
廣積陰功隨力布施宜行符藥救人疾苦天必  
助之道必成矣漸次修鍊外丹以換軀殼則形  
神俱妙與道合真天上人間逍遙自在功成行  
滿白日飛昇今當爲汝祀香啓醮答謝聖真初  
見先生請問鄉貫乃曰既是雲水安有定住問

姓氏曰既是貧道安有名聞問年甲道號亦所  
不答及祝聖禱辭方知先生姓周名某赤城山  
人當來於西蜀鐵風洞遇聖師傳金丹大道今  
已對上真付授温州夏元鼎訖其誓狀禁文一  
如天戒苟或違矣永墮沉淪予回思龍虎山得  
正一真君之夢應於此矣先生曰今汝當尋睡  
處以復血氣以和陰陽緣汝一日拳拳役役未  
免攪撓龍虎失道烏兔差池非太上無爲之道  
遂畧就寢其店家門有三重又有惡犬及轎夫

擔脚六人羅列而睡先生只跣趺於小條凳上  
及予睡覺天曉先生已不見矣所封號黃白官  
楮皆不持去門亦不開犬亦不吠轎夫擔脚六  
人皆不知之方同店僕等驚駭贊嘆以爲異也  
予留題於壁問曰世學金丹亂似麻謾將心腎  
向人誇眼前有藥無人識火裏栽蓮長道芽崆  
峒訪道屈尊乎萬卷丹書看轉愚着破鐵鞋無  
覓處得師全不費工夫主人姓吳第三五時庚  
辰八月二十三也

予性昏思拙觸事多滯忽悟真詮  
凡意有所思覺有神助千門萬戶  
上徹下徹信知數十年間身寄幻  
宅放鷄不求今主人既歸事事如  
意所謂本來面目不少不剩好德  
秉彛初非外鑠三教同途何有異  
致學者思之當有頂門上着眼者  
能領界也今淮東撫幹趙善溪節  
胡逸駕都倉王樅仙尉彭日巖

雲水唐介然訪道於予不敢隱嘿  
遂筆其本末示之嘉定甲申雲峰  
散人夏元鼎識



金言言丁卷

七

